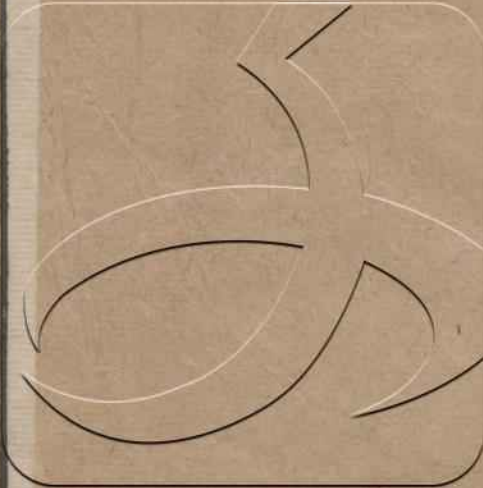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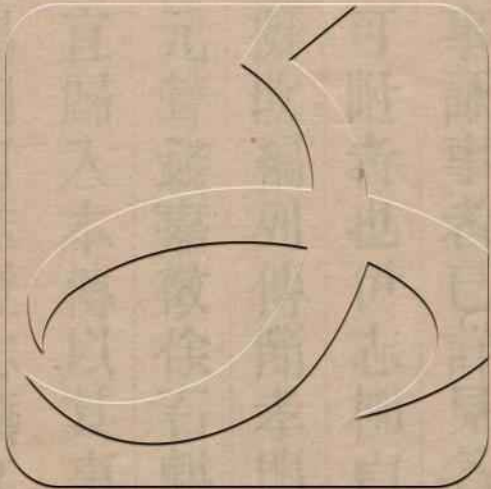


嘉興府志



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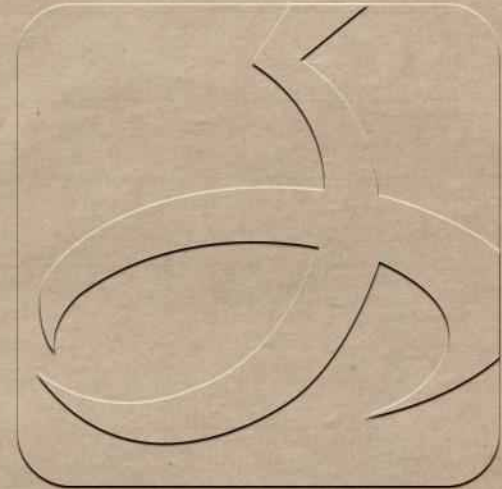
文之記事論
於上而無門
志各記各
至理思仁
宜可風似
之書文以



門矣藝文則取有
女詔感孝子起暨于
而表其撰人姓氏焉
諸疏于志采之雖位
與焉未無涉也地志

嘉

君其許瑞光玉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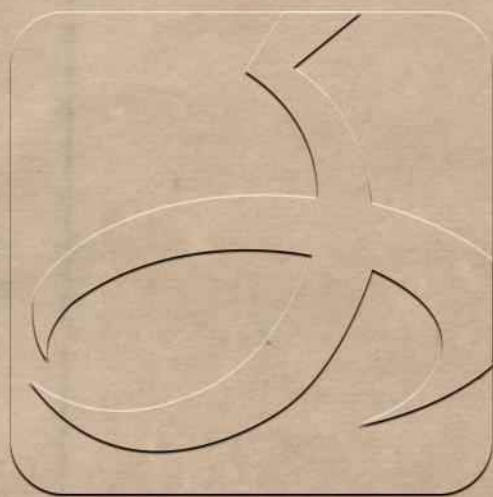
嘉興府志卷八十二

嘉興府知府善化許瑤光重輯

藝文

文之記事論事詠事者已詳見各門矣藝文則取有關
茲土而無門可附者也伊志柳貞女記戚孝子記暨于
志各記各碑擬改編列傳節孝門而表其撰人姓氏焉
至姚思仁岳元聲錢嘉徵徐石麒諸疏于志采之雖佞
直可風似止宜歸入本傳以其事與嘉禾無涉也地志
之書文以地屬胡可濫登志藝文

詔誥



漢

武帝賜嚴助詔

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宋

神宗元豐四年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詔

劉做行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修孝悌之行甚善而猾惡民起爲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擊如律尚書條上閱閱遷爾紉曹祇服明命益思自奮可漣水

軍錄事參軍

表

唐

錢珣代陸扆謝再入表

臣扆言臣昨蒙恩制除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今日面宣聖旨不令更有陳讓者臣聞虞舜成湯之爲君也舉皋陶伊尹之賢處補衮宰衡之任不仁自遠大道甚夷上可致君下可遂物相須之用古策具書獲彼寵靈再當變理仰成之重內省至難披肝鬲之所藏冀封章之可達煩言無取睿睠莫迴親奉清光復傾丹懇讓不容於稽

首進可務以沃心臣誠憂誠感頓首伏惟尊號皇帝陛下
濬哲守文高明立極廣好問則裕之美推任賢勿貳之誠
思舉直以化人待封比屋念偃兵而屈已欲拜昌言是宜
慎擇濟川博求在野竝稷契之稱前代若姚宋之贊本朝
使竭謨猷以光輔弼臣器殊王佐質謝卿才常念立身但
希承嗣未曉必聞之政合居不怠之官雖臨事秉心如秤
敢畸於輕重而自天率性佩弦亦戒於因循頃者徒幸遭
逢且乖斟酌既塵公餼果驗素殮旋叨就列之榮每荷匿
瑕之道今者忽流霑澤又執洪鈞信夢寢之難期詎著龜
之可卜頃雖當軸竊類代庖是非誠畏於人言去就敢違
於君命中台不耀先慙箕斗之光元首自明何效服肱之
力銜恩匪稱揣分彌憂詞不盡於抽毫淚空滋於承睫負
戴聖造辭莫能揮臣某無任感激榮忭屏營之至

宋

沈括秀州謝表

伏蒙聖恩授臣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勲賜如故臣已於今日到秀州訖祇荷寬恩曲矜舊物
重見故里獲庇餘生伏念臣早以庸才謬叨繁寄上負任
使客祭已決於此身下念孤忠生還特出於聖造復覩江
湖之路尚疑夢寐之遊感極心驚潸然涕落此蓋皇帝陛

下揚對天之大烈握盡神之潛機不圖庶工總攬漙治造
化至力肖翹亦荷於昭蘇天地為心枯槁一均於化育使
垂盡之朽骨與萬化而同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
日惟忠孝之志敢罄於未死之前瞻望闕庭臣某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明

王升謝賜金帛藥物表

洪武四年閏三月日布衣臣王某言伏蒙聖恩賜臣詔書
并銀絹椒藥謹上表稱謝者伏以聖明御極自慚無補於
涓埃詔命臨門忽沐分霑於雨露輝生蓬華歡動鄉閭欽

惟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聖敬日躋任
賢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天地之德無私端
居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疎
分甘老於山林名敢求於簪紱教子乏義方之訓承恩忝
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重安書寄遠勉加忠孝
之全俾恪守於廉勤庶少酬於知遇何冀上聞於天闕過
承下逮於星輶白金光照於琴書黃絹春生於筐篚芳椒
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餘遽拜駢蕃之賜徵徭特免
喜懼交臻臣瞻仰清光鈞陶聖化心同犬馬願摠報効之
誠景迫桑榆欣覩太平之盛

疏

明

施儒請分立縣治疏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

奏爲便宜創立縣治以弭鹽盜以安地方等事臣竊照隣近烏鎮大市地僻人稠商賈四集財賦所出甲于一部第烏鎮爲烏程歸安桐鄉秀水崇德吳江等六縣輻輳四衝八達之地比年以來民風惡薄鹽徒出沒盜賊猖獗賭博盈街娼優塞巷甚至白晝殺人肆無忌憚且如烏程唐纓唐珣父子桐鄉吳愷夫婦歸安蔣仁兄弟及不知姓名徽州等處商客或因小忿被殺或以見財謀害或賭錢宿娼

爭鬪致命不下百數此臣所目擊耳聞者也至於本鎮左右前後溪港私鹽拒捕惡少剽劫殺傷人命姦污婦女不可枚舉遠近恐恐眠不貼席官府亦嘗禁捕緣係六縣交割兇徒各立黨與分聚窠穴彼追此遁互相拒奪官兵限於越界之禁竟莫誰何蓋緣歸安秀水吳江等縣俱與本鎮相去百里遠難控制此固習俗不良亦由地勢使然欲求地方甯謐必須在鎮創立縣治庶事權歸一民有依庇又恐獨見有碍再三訪諸有識耆老曉事生儒及鄉鎮大小居民俱各踴躍稱便又慮勦立衙門工費浩大眾口皆曰立縣治則有普靜廣福慈雲等廢寺立儒學則有密印

寶閣等寺立倉場則有北利濟等寺堂宇廨舍前項寺院
房屋足勾修改搬移工食居民咸願酌量多寡出辦何費
於官何害於民臣思立大事以人爲本今人心悅服事必
有濟但以君門萬里上達無由臣故不敢以樗朽自棄昧
死爲陛下陳之臣又思往年叨受廣東惠潮兵備正值彼
處盜賊滋蔓愈熾比臣查得廣東江西福建先年各因盜
賊生發奏立平和和平東鄉等縣具有明驗臣乃訪順民
情通呈撫按奏請改設惠來大埔二縣迄今盜息民安遂
爲樂土由是觀之設縣弭盜誠爲急務本鎮事勢無異前
項地方若不早爲區處不無釀成大患良民轉徙市鎮益
做深爲可憂伏望皇上軫念生靈荼毒特敕戶部轉行撫
按衙門委官體勘相度將各縣附近里分酌量分割百里
上下勑立一縣則前患可消居民安堵況各縣大者五六
百里其次二三百里每縣分割一二十里不彀二十之一
夫仁人以公天下爲心而論治以利國家安民生爲上又
何分之足恡哉有議設巡檢司以鎮之者有議設巡捕通
判以鎮之者見今東有爛溪巡司北有後潘巡司南有阜
林巡司西有璉市巡司各與本鎮相離不遠盜賊生發略
無顧忌又福建南詔地方會設捕盜通判并千戶所賊發
竟不能支後請設縣遂乃甯謐以彼驗此應否昭然且本

鎮地厚土沃風氣凝結居民不下四五千家叢塔宮觀週布森列橋梁闐闐不煩改拓宛然縣城象氣似乎有待開創以補前人區畫未及傳曰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甯伏乞聖明畱神採納地方幸甚緣係請立縣治以弭鹽盜以安地方事理爲此激切具本專差義男親齎奏聞伏候敕旨

屠仲律禦倭五事疏

一絕亂源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姦民通番互市爲賊腹心勾引深入因而作亂其人雖概稱倭其實多編戶齊民此所謂亂源也故禦盜之標在腹裏防守弭盜之本當邊

海制之邊海諸處漳泉福爲始而甯紹次之其一禁放洋巨艦其二禁窩藏巨家其三禁下海姦民三法者立而亂源塞矣即使舊賊未盡殄滅然而後無所繼其勢自孤退無所歸其情知懼矣二防海口夫海口涯涘無際然賊泛海來犯放洋則衝濤入口則起陸非可絕險而徑渡也故其往來出入所可防拒者姑自浙東西大江以南濱海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鄉入黃花澳則近盤石而逼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寇台州入甯海關入湖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瞰甯波入三江口則搖尾於紹興入鼈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硤則流毒於嘉興入吳淞江則犯

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了港則寇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
行或潛形於馬蹟山或遁跡於大七洋及大小衢上下川
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
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甯海關絕湖頭澳遏三
江之口則不得窺甯紹把籠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
江備劉家河七了港揚威馬蹟大七洋大小衢上下川諸
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皆險地一處失守蔓延各處不
可以彼此分遠近異也且賊長於陸戰短以水鬪以其船
不敵而火器不備也在我宜用所長棄所短則莫若恃海
船請以見在把總船隻通行查齊不足則令福建如法添
造或卽令沿邊地方買補每大小船百隻或五十隻號爲
一艘募以花丁水手而充以原額水軍於前諸海口各量
緩急以爲置船多寡又爲遊艦數艘分布上流往來要害
芻糧衣甲之給比陸軍加優令其更番巡邏併力捍禦來
遏其衝去擊其惰責以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有功者陞
賞其失備者重究此禦寇之長算也三信賞罰臣聞倭之
入也豈盡無軍之患蓋有有軍而移入便地者矣有失於
巡哨者矣甚有買渡報水受其鈎餌者矣若此則地方奚
賴焉夫百處守之一處失之無益也千日防之一日疏之
無益也是在督撫及海道諸臣明信其賞罰耳夫荷戈戟

載甲冑爭鋒死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域固郊圻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守走矣其賢者大率遇警則嬰城守耳其關廂村落委之無可奈何夫城之外獨非赤子乎且邊海孤城猝然無備猶可諉也腹裏巖都江南奧壤寇非可長驅而卒至者顧使徜徉去來若履無人之境則國家建邦設邑張官置吏將焉用耶自今江南守令之職當以訓練士兵保全境土爲殿最仍敕吏部凡遇沿海守令員缺必慎擇其才且賢者然後授之庶保障足賴耳四議調發近日徵調各處兵民遠近四集徐邳山東永保川廣及軍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

老財殫竟不見膚功之奏者臣請指諸臣不善用兵之弊陳之夫古者用兵潛機密計電馳霆擊進退倏忽妻子莫聞所以能有成功也今則先發後行剋期始動前軍未啟而先聲已聞其弊一也古者名將算不百勝不輕動今也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其弊二也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其弊三也語曰夜戰聲相聞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死言兵之貴熟習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來前不能別識其弊四也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以烏合之人帥以未經識面

之將其弊五也夫三軍之眾所以冒白刃蒙矢石至死而無敢卻顧者威之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慮是以但畏敵而不畏將其弊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其弊七也糧糗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恤未至枵腹待爨窮愁思歸其弊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懈謹然而散雖有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其弊九也地狹人眾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長其弊十也近日汀州如賴百戶兵敢死先登足當一面以不善用之使頭領陣亡軍士逃遁如此則徵兵雖多亦何益哉

夫賊非有遠略大志約束號令不過羣聚為姦利在貪淫耳所以制禦之則非兵少之憂而實寡算之患蓋欲防盜者必知盜情欲制盜者必恤盜心故必詳謀而熟計之然後成功可期也五作勇敢沿海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莊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於私室而不樂報名於公家何者以公家勢遠而役繁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行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之多而心力渙也然則順其情相其宜以振作鼓舞之必有術矣乞敕下各該有司通諭豪家大族及里巷豪傑各為身家併力拒守其有能團結鄉民保固村鎮者先與免其糧里押運重役

及均徭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其有願授文職審其果能保障一方及斬首十顆以上民得比輸粟列入監係有職役者並得起送赴郡與本等常選陞授閭里之人竝得以其功累增至赴部實選其不願官爵者則重給賞優恤之或亦制賊之一策也近蘇松嘉湖之民常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隨爲官軍劫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之力卒被劫奪曾不獲分毫之報不亦激眾怨而失民心乎又有村民團結自相防護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輒謂其能遂報名入官以致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且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則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各思所以自效矣

陸清源白糧官運疏

臣閱邸報見應天巡撫黃希憲北運當極敝之時一疏奉聖旨白糧僉占滋擾包棍胥役歲滋侵蠹種種積弊委宜釐正奏內照畝均派專官督解及復近裁員缺等議誠裕國便民長策該部速與議覆夫北運至今日而疲困甚矣如僉點之鑽營而漏富坐貧也如包棍之盤踞而誤公蝕私也如抽兌之侵漁而名存實亡也如總協之公費而科

派多端也如胥舍之虎視而勒索不休也如船戶之凌詐而逼借無限也如引戶之包納而違制橫加也如漕壓之難越而剝費浩繁也百千難苦誠有繪圖難盡者至邇年以來在在起剝節節提淺一解數年浮費不貲室家如洗性命隨之總捕魏通判因糧無措而仰藥聶同知續委受事而挂冠官之慘至此民之痛可知今幸應撫詳計聖聽如流特允照畝均派專官督解釐從前之積弊畫百世之長算行見蘇松常三郡之遺民欣欣有起色矣但嘉湖與三府其糧派大約相同而罷累亦彼此不異今三郡特蒙官解而嘉湖尙仍民運是受困不與三郡異而受恩未與

三郡同當亦聖明所不靳均施者臣備員侍從目擊雨露洪敷而能不爲桑梓請命乎謹比例上陳乞敕該部將嘉湖二府照蘇松常一體議覆官解并移咨撫按確核經久良規庶聖明惠養窮黎之德意徧滿東南矣抑臣更有請者十三年分嘉湖二府糧解一運三年時日旣久起剝復多米之在途者偷竊去其半溽爛去其半彼十二年以前已蒙捐免十四年未經起解亦蒙改折三分獨十三年分介在兩年之間竒荒異苦跋涉到京欲終事而不得仰句聖明矜憫俯照十四年改折之例量與蘇息在皇上止是改本爲折不虧國課在窮民各得以銀代米生還有日於

以再生兩郡非淺鮮也事關民生大計謹瀝陳上告

徐必達國賦原平奸民釀亂乞敕嚴行勘結以靖地方疏
先該南京督理黃冊給事中一本爲田糧欺隱有據收正
無時等事又該嘉善縣里老俞汝猷等一本爲隱田三萬
餘畝有據賠糧三十餘年無休等事總以欺隱爲名歸之
正疆界以圖肆其攘田之實臣等以爲當道自有主持小
民自當靜聽不意今日奸民羣起不逞庭辱持公秉正任
勞任事查冊燭奸之道臣府臣縣臣至各杜門求去則臣
等靜聽之局始窮敢直陳始末竊照洪永間止嘉興縣耳
至宣德四年始分秀水嘉善時承平垂六十年人戶旣以
籍定田地過割從人如趙甲本一都人戶而買坐落十都
或二十都田地值大造彼推此收一切坐落十都或二十
都之田地總收爲一都趙甲之事產此祖制也計宣德四
年以前大造黃冊者六次矣據冊分縣自多錯壤如一都
分屬嘉興縣趙甲卽是嘉興人戶其原買田地雖坐十都
而分屬嘉善者不得不從趙甲爲嘉善一都之事產蓋承
平分縣故與草昧不同草昧恒因疆界以定冊籍承平必
因冊籍以定疆界就今嘉秀界中錯有嘉善田地是錯壤
原在未分縣之前而疆界豈得正于旣分縣以後也同時
海鹽分出平湖見今海鹽田錯在平湖最多崇德分出桐

鄉見今崇德田錯在桐鄉者最多見有嘉興縣先爲別事
弔存嘉善縣遷西區底冊一本內開本區田地蕩各若干
外縣田各若干千戶所田若干所載錯壤甚明今又弔取
平湖底冊所載錯有海鹽縣田地亦同前法必如嘉善所
云正疆界平湖桐鄉之爭甯有極與至萬曆九年丈量嘉
秀錯在嘉善界者丈歸嘉秀嘉善錯在嘉秀界者丈歸嘉
善攢造實徵黃冊以八年之原額爲舊管以九年丈量之
歸戶爲新收此戶有開除必查彼戶有新收甲合里里合
都都合縣查算磨對毫無差誤士民各守分義毫無異言
不意嘉善有故紳自謀隱漏者藉口瘠土將丈實田或二

三畝折一畝以濟其私合縣譁然始倡議取償嘉秀以謝
國人主令里長吳旃等証呈府縣會有所挾自作申文強
令余知縣張知府用印不令一毫漏泄暗中撫按詳允霽
取二邑額田三萬三千畝嘉秀士民闕然大震不謀而奔
訴三院者數萬人三院色動批道行府合同本府官及七
縣正官三縣鄉官于城隍廟博采輿情再三酌議僉謂當
仍舊額以萬曆八年實徵冊爲主當立議單俱僉花押隨
經轉詳三院蒙劉巡撫復批據會勘三縣田糧士民旣僉
以復舊額爲便如議行各該縣查照八年冊額徵輸永爲
遵守李巡按復批三邑田糧旣有萬曆八年實徵冊額徵

輸不缺羣情稱便似宜聽其便也會議無異候行給告示知悉又蒙葉巡鹽批據詳三邑田糧照舊冊徵輸此息爭釐弊之要法也如議行等因夫三院非有前後更代也刻印銷印不吝翻然亦悔其始之誤聽耳憲案具在勒石大察院中永久依行邇來又將二十年矣汝猷等忽將後詳盡行抹殺直據暗申前詳以誑君父是猶獄囚已經審明猶執前案以議斬也至云朦朧暗繳大察院中歸然豐碑是何物與且據彼疆界之說不過以請復舊額爲由又查嘉善初析原額田地共六千二百六十二頃六十二畝零至丈量後十五年題准刊定碑式開載田地六千二百七十頃一十九畝零虧乎不虧乎彼自亦苦無辭乃乘吳知府弔冊之時將通縣魚鱗冊擡至家中逐圩任意割去又擡至慈雲寺中逼令縣官補印以致吳知府止據割冊誤信有二萬八千之虧比蒙嘉興陸知縣查對該縣誌書迴異建議逐圩抽丈汝猷等懼露又復增入以致見蒙王僉事行令府縣開局磨算比較前吳知府縣冊纔及四圩已多六千餘畝俱係昔割今增印文各別具載三縣申文中而姦謀始盡敗矣據稱飛詭俱在九年丈量時何不執八年原冊比對九年文冊要見每戶八年原額若干九年飛詭嘉興若干又飛詭秀水若干在嘉秀何辭之有今問以

八年田冊則曰無之要見前冊的是何年何人減去及查嘉秀實徵各田原無隱漏則又曰昔漏今增夫增則增矣新增之糧有無申報誰爲乾沒且就此三萬三千秀水籍中嘉善鄉紳亦有一百三十畝與焉但問本紳遞年有無完糧原與某人交易契上原開某縣田糧委否先在嘉善何人名下今于何年月日用何機關忽飛秀水田糧作何開豁著令何人賠補請自隗始而餘可例矣嘉善又以糧之輕重爲言則其故尤三尺童子所知者三吳之糧獨甲天下國初以二十七則起科自三升民田以至九斗二斗三升官田至懸也卽一戶之中數畝之田科則輕重迥自不同至嘉靖間有趙知府扒平通爲一則然各縣自爲扒平各不相及如此縣民田少官田多糧額原多計畝扒平自多彼縣民田多官田少糧額原少計畝扒平自少本府七縣各不相同卽秀水已重于嘉興而嘉善安得以此欺世夫田至三萬三千其賦則七千金其糧里等役則一百六十餘名也今嘉善一則曰冊不可查再則曰田不可丈直欲白奪三萬三千之田令嘉秀代賠七千餘金之賦代供一百六十餘名之役瘠人以肥己卽驕子不能得之慈父而嘉善顧欲得之至平至公之公祖不一得而攘臂相加磨牙相向稍持定則狂奔闕下敢罪官府之擔延稍清

查則鼓譟公庭敢亂清朝之法紀誰生厲階至于此極伏乞敕下部院慰留各臣嚴究倡亂仍乞備加查核割册增册之姦欺守二百餘年之舊額以安三縣錯壤之生靈地方幸甚

國朝

周宸藻兌漕奏疏

竊惟財賦半由東南故漕運爲

國家大命然東南諸郡兌漕之法臣不能悉知獨至臣鄉而弊已極臣不憚悉爲

皇上陳之兌漕之法以軍運爲定制每歲旗軍運京倉米一百石外贈隨船耗米二十五石進倉耗米一十五石是民間兌糧一百四十石旗軍交完止一百石也是謂官貼又以米或溼潤故令民間兌米百石外加四石免其晒乾又加四石免其篩颺百石之中七十平斛三十加尖每尖折米三升摠算添米一石八斗此九石八斗所自起也是謂私貼則是九石八斗凡米色篩颺折尖無不在其中矣若安家則有月耗鹽菜則有行糧起剝僱夫別有輕齎以至修船有銀回空有銀費

國課三石而得收一石之用

朝廷之所以恤軍者甚詳且至迨相沿久而加四之耗粒粒

皆曰正糧矣于是巧爲截貼之說不論正耗每兌米一百石貼銀三十八兩外加火耗三兩八錢糧長投之于官官給之於軍敲扑追比不異正項銀糧之完納矣又於截貼之外有綱司話會錢開厥錢飾颺錢著押錢名色甚多不能枚舉稍不遂意則勒指不兌甚而綱司水手什伯成羣辱官劫搶江南之已事可見揆厥所由軍強民弱官不敢與軍爭民又安敢與軍抗惟祈剗肉補瘡得以交卸爲厚幸比年以來民困日甚每臨出兌如蹈鼎鑊遂有不保田畝輕去其鄉者以臣愚見漕規宜復舊也截貼使用軍雖囂悍終爲私勒聞江南兌糧百石止加米五石銀五兩經蘇松舊按臣秦世禎條奏遵行此正合九石八斗之制而臣鄉獨照舊徵比雖

嚴綸之屢頒漕臣之申飭而地方有司絕不奉行小民之膏血有限旗軍之谿壑無窮誰非

朝廷赤子安能歲歲供若輩之机肉哉若行糧舊制每石折銀五錢于條鞭項下取之自明季改徵本色積漸至今行糧亦索使用每石二三錢不等臣愚以爲行糧既照時價給發必須嚴禁雜費然非

天語嚴飭力復舊規痛革積弊欲民之振起也不可得矣至如兌漕稽遲皆由出兌之時多方需索而地方倉蠹又交通

旗軍私行講兌以致耽延誤期今新運在卽伏乞

敕下管漕諸臣嚴行釐剔去害民之弊以恤民并去害軍之弊以恤軍務使漕規一而起運速

國儲庶有攸賴耳

范承謨請買穀平糶疏

竊照嘉湖杭紹四府被灾雖有輕重而小民總無儲蓄嗷嗷待哺拯救似難刻緩臣雖代爲請蠲免請折漕稍甦其困然有田者耕種三番車戽之工已竭無田者平無半菽將成溝瘠之捐設非買米急救何能暫延喘息除勸諭鄉紳富民及各官捐助並罰贖米穀通發備賑外更令災民

墾除荒淤急種菜麥以備來春惟是民多米少雖目前稍可支吾至冬必竭非預爲之計米穀一盡民必流亡彼時雖招荒議賑恐無及矣臣再四圖維惟量發司庫存留銀兩遴選能員前往江楚等處採買米穀照價平糶得價之後照數還庫民免炊珠之歎官無仰屋之嗟救荒良策莫此爲善更請

敕下權關守隘等官毋得苛稅阻撓庶百萬之生機可延而朝廷不蠲之蠲恩同天地矣

請緩徵漕折疏

爲照嘉湖二府異常水灾臣以漕糧關係國儲不敢輕爲

嘉興府志 卷八十二
顯免乃酌爲改折之請荷蒙

俞允百萬窮黎莫不仰沐

如天之仁叩頭感激歡聲如雷惟是被災已深重者顆粒無收輕者斗石不繼入冬以來又雨雪連綿飢寒滿路呼泣傷心地方有司不敢稽悞正供凡漕糧白糧等項俱已極力徵完而折漕一項追呼盡術收納無多臣每檄問有司及傳窮民之在省者詰其拖緩之故咸稱小民感

朝廷再生之恩恨不卽輸將奈以前用三番車插工費已窮以後秋未收成冬遭久雪不但錢米俱乏而田無稈草薪爨皆空是以奉公之心雖急措辦之術無從臣聽其訴言深爲憫惻伏念嘉湖所產惟穀與絲上年籽粒固已無成今歲蠶桑尚有所望凡未完漕折銀兩墾乞

皇上推俟蠶熟之候催徵起解統於康熙十年歲終奏報雖曰限期稍寬實於原額無損可免百姓賣妻鬻子之苦而恤災拯溺之

洪恩始終克全矣

請釐正白糧耗米疏

浙省糧賦之重莫過嘉湖二府而額外多給之款無如白耗一項案查全書開載嘉屬白糧每正米一石連耗并椿折准徵糙平米一石八斗而額設夫船經費每石銀八錢

湖屬白糧每正米一石連耗并椿折准徵糙平米一石五斗五升而額設夫船經費每石銀一兩五分蓋嘉屬耗米比湖屬多編二斗五升而湖屬經費較嘉屬多編二錢五分兩府錢米之數雖若參差而嘉屬多米湖屬多銀兩相折算數亦相當至於耗米則皆以五斗五升徵給也惟是編徵正耗全書明註准徵糙米四字並未令徵白米也歷年奏冊報銷無異乃該府兌給不分正耗皆係全白則不惟民力難堪且與全書甚悖夫全書所以給耗者原爲徵糙以備椿折之費今既皆徵白則無椿可折乃仍徵椿折之耗且并耗而亦給白是軍之所取多而益多民之所出重而又重當此百姓窮苦之際安能歲歲供無已之耗贈乎臣自上年嚴飭行查隨發糧道確議茲據詳稱每石五斗五升之耗照條議舊例相沿未改臣以當時徵糙恐有椿折故加五斗五升今皆徵白並無椿折何可仍舊臣檢奏銷康熙七年等事案內部查進倉白耗止交四升有奇則是所交者甚少所給者甚多徒竭民膏以恣軍欲大非經制之初意也臣駁復再三務求至當有議止給白耗四斗者有議仍給五斗五升平糙者臣恐弁軍借端稽遲致悞上供於是再四籌畫除原編銀米折算相當并各項經費俱照舊不議外今請將兩府正項白米一石外給白米

四斗五升以爲盤剝進倉之耗則運軍所得不爲不厚而減徵一斗以抵糧里樁折則窮民之力藉以稍寬與全書徵糴之意亦無大悖軍民兩利事屬可行也今值全書改纂之際正宜核定永著爲規不過釐正全書之所無並非議減全書之所有仰祈

皇上敕部議覆俯賜允行刊入全書恪爲遵守此後如有弁下印糧官役私加顆粒者臣卽據實題參庶歷年之積弊永除而國賦民瘼均有裨益矣

張惟赤海氛蕩平謹陳末議疏

國家景命方新滇黔底定正屬浸昌之會而海氛橫肆乘我不備深入江干虛聲振動人心惶駭今桓桓

禁旅迅速徂征或誘其登陸而殲之或扼諸海口而擊之從此合閩浙江南三省之全力會同大兵搗其巢穴必以勦滅爲期彼亦何能以偏僻之一隅當全盛之大勢此在

皇上神武睿謀必有經畫非廷臣所能參贊萬一也獨是封疆騷亂之餘宜先聯不可動之人心先固不可犯之守備敬抒末議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困危之民心宜收也賊乘虛入犯沿江郡縣多被破傷雖由賊勢披猖亦屬平時長吏撫循無術亦致人心渙散不能固守夫

皇上恤民之德意無所不至而有司未必眞實奉行窮民往往失所卽江浙郡縣錢糧逋欠爲多雖民間或有未輸而大半皆爲官吏之侵漁數年以後官則陞降更易吏則花費無存新任守令事關參罰不得不仍取於民往往攤派重徵民力何由不困至於蠹役狼虎百方吞噬疾苦顛連控訴無從官民相與初無恩義相維是以臨變倉皇不復相顧至於失守諸處或賊兵躡入或逃竄一空百姓拋家失業奔走流離焚掠殺傷在所不免又如山東河南一帶雖寇亂所不經但孔道之區兵馬過往繹夫則動點數千挨門拿取或守候連朝或迫驅過界貧民無食累死道傍芻粟則一時取辦不入正供供億星驅疲竭財力則有司雖無可奈何而百姓已不堪其苦臣辦事垣中見東撫許題爲水災異常等事一疏內稱濟甯單鄒曲阜等縣陰雨連綿山水泛漲已登之禾麥盡爲漂蕩在野之秋苗全然淪沒婦號子泣嗷嗷待斃乃其連名公呈則云不敢望蠲求賑但求本年秋分錢糧稍緩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是明以蠲賑遷延時日徒屬虛文無救旦夕之死亡夫使百姓遭此奇荒窮餓之慘而且不敢望蠲望賑其苦可知矣以如是困苦之民而欲供夫役芻粟之費其能堪乎請乞皇上敕部速行各撫按細心籌畫其內地孔道之區供應疲勞

作何休養災傷里分作何救濟或

皇言軫恤如在春臺但得民心樂附而堅固不搖矣一日姦宄之竊發可虞也頻年以來近自齊豫遠至江浙盜賊竊發所在而有大有小則劫庫劫獄小則搶掠客商今江上震驚此輩思亂之心愈熾若內蠹不清重爲民擾地方官亦不能專心辦賊克奏膚功夫盜之盤踞必有地窩主必有人有司苟申嚴保甲加意澄清何難窮其踪跡請乞

敕部通行各撫按責成郡縣長吏協同駐防將領嚴緝密拿或偵其始聚或掩其方萌務比平時百倍嚴飭至有一等姦民專造訛言煽惑人心希圖逞亂并乞

嚴敕該撫按密訪嚴拿審實正法則姦宄可弭而亂萌可靖矣
一曰駐防之汎地宜嚴也海寇犯順雖在在可登而前朝設有軍衛城堡阨守要害不爲不密防守者守于要害之地賊縱欲捨舟登陸而我兵遏其方至自不能奮飛直上臣竊聞各處駐防鎮將每貪安逸高居腹裏郡縣圖放營債盤剝小民其海口汎地不過命千百總瞭望撥兵不過一二十人卽如江南之吳淞爲賊舟可泊之地而松江府遠去海口離吳淞二百餘里今鎮將不駐吳淞而駐松江臣鄉之乍浦爲賊舟可泊之地海鹽縣雖臨海口舟不可泊離乍浦四十餘里今鎮將不駐乍浦而駐海鹽一時賊

嘉興府志 卷六十二 藝文一
艘驟至止憑撥兵飛報往返數十里數百里之遙則賊已
安然登岬矣臣辦事垣中見浙撫佟題有偽將馬龍帶水
踞船五隻率眾百餘泊乍浦城投誠一事幸彼係投誠之
賊撥兵飛報該鎮將始往接應倘係犯順之舟幾何不乘
虛直入而地方受其荼毒乎請乞
敕部通行各撫按嚴督該汛鎮將務須駐防海口不得仍畱內
地以致疏虞則汛地既嚴而防守自密矣右各款皆從固
圍起見雖儒生未議未必有當但目擊江上震驚不能緘
默緣係條陳字多逾額伏乞

睿鑒施行

楊雍建改折白糧疏畧

康熙三年戶部議將康熙四年江浙白糧正耗盡行改折
以充兵餉每石照舊例折徵銀二兩以臣愚見合諸所聞
竊歎其病民也比年江浙之米每石價七八錢今每石改
折二兩加以倉蠹勒索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完折色一石
小民終歲勤動所獲畝止一鍾今以有盡之膏脂供逾額
之催科徵收敲扑勢必賣男鬻女流離播遷
國家天糈所備半仰給於東南數年以來江浙民力竭矣錢
糧積欠百餘萬疊奉蠲免方仰

皇上之深仁乃以改折一項重累窮簷

嘉興府志 卷八十二
宸衷能無惻然也查二省白糧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五斗零耗辦等米一十六萬六千一百四十七石九斗零加以本色之三完折色之一改折而多費民間八十八萬石矣又況有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兩零一併徵解者乎臣愚以爲有本色則有耗辦既已改折不應併耗辦而折之有本色則有夫船既已改折不應并夫船而又徵之事有便于

國而未便于民者則改折之議可以權宜不可以久遠也京師根本之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必不得已而議折則當權衡穀價之高下酌量折徵總在便民而已

錢以塏教忠普被疏

皇上臨御萬方整齊綱紀秩叙彝倫開導人心勸忠教孝凡屬從前守義盡節之人

特敕該直省查明核實建祠崇祀臣一介庸愚仰荷

聖恩拔擢歷陞卿貳

高天洪造未效涓埃茲臣有下情展轉五內不得不跪陳始末叩顙於

聖主之前者竊臣祖錢楞係浙江嘉善縣貢生

國初隨征入閩順治四年總督臣張存仁委署延平府將樂縣知縣於三月十八日到任因山寇竊據建甯連陷數縣

將樂被圍城中守弁先已調援順昌無兵禦敵臣祖督領鄉勇家丁登陴固守至九月初六日賊眾破城臣祖猶率家丁夏允中沈貴等巷戰中銃墮馬被殺主僕同殉是時臣父錢煥年十一歲遠在浙籍音信不通一家離散至順治九年三月福建巡撫臣張學聖爲邑令殉難等事將沙縣知縣董潏順昌縣知縣錢嘉倫永安縣知縣高咸臨大田縣知縣胡天湛并臣祖錢楞具題部議董潏等四員俱准

賜卹臣祖楞因係委署知縣咨文尙未到部冊缺無名議駁不准孤忠沉鬱垂八十年矣恭遇雍正四年欽奉諭旨通查八旗各省從前被難之人自王公大臣官員以下至末弁微員兵丁人等

賜給卹典建立廟宇設牌入祀臣在部檢閱舊卷現有臣祖錢楞與董潏等四人同時殉難之案伏思委署雖非部選殉難均屬孤忠臣若隱默不言上負

皇上曠典殊恩下掩臣祖効忠苦志硯顏臣子跼蹐何以自安用敢瀝陳叩懇伏祈

敕部查明順治九年撫臣張學聖題請舊案俾臣祖錢楞得以上荷

皇恩分叨俎豆之榮孤忠不致泯滅臣節得以表揚不但臣祖

嘉興府志 卷八十二
感戴九泉臣子子孫孫生生世世頂祝永遠無極矣
錢陳羣代母恭謝疏

本年二十一日跪聆

聖訓蒙

皇上垂念臣母年近八旬

恩賜硯一方人參二觔內府紬緞各四匹臣祇領後卽差家人
恭齋到浙臣母恭設香案跪領訖今于本月內接臣母寄
臣信內云汝自幼孤苦寒素食貧遭際

聖明久叨侍從清班屢畀文衡重任每接邸報見汝蒙

恩遷轉我感激惶悚清夜思之輒至涕下但願汝恪守官箴力

圖報稱我卽布衣蔬食實爲榮幸乃仰荷

恩賞下賁蓬門被命服之五章光逾翟茀拜靈苗之三秀澤潤
衰顏感切餘生舉家頂戴但我係婦道所有感激下忱無
由上達汝現在視學直隸密邇禁鑿其敬謹繕摺代申蟻
悃等語伏念臣一介微賤少承母訓長沐
皇恩自通籍以來一絲一粟得盡子職皆出自

皇上生成所賜今臣母復膺

錫類洪仁實臣世世子孫浹髓滄肌矣報靡涯之厚典所有臣
母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可勝感激惶悚之至

劄

宋

黃榦石門申提領所請截留本錢劄

榦么麼小官無足比數適承庫務積年久壞後雖未及踐事而曠敗之狀已見近准使帖以前官拖欠煮界格目錢遂截去來年歲計三百千以補煮界之欠榦聞命恐懼不能自甯已具申懇未蒙允可故敢復布陳之竊見本庫每年歲計所給本錢二千七百貫趁辦息錢八千貫吏之請給場務之支費又幾千貫是以一錢而取三分之息也累政之所以敗壞者正以本少息多耳本少息多則造酒必薄私酒必多拍戶必逃移官課必虧折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盡得二千七百貫本錢猶不能辦况又截去三百千邪况幹今之所處尤有可矜念者每仗月造麴以供煮界之用幹之到庫麴數殊少比之常年已將本錢買麴計三百千矣清酒本錢例得一千二百貫爲六月造買清酒之用幹之到庫卻有兩月發賣清酒本已不復有又將本錢四百千造兩月清酒矣以二者計之無故坐費七百千則本錢所餘二千貫耳若使又截去三百千則所餘者一千七百貫耳以二千七百貫尙不能辦歲計况又削去其半又何以支吾邪竊念犒賞諸庫所以敗壞者皆生于上下之情不通監官不恤酒之厚薄必欲拍戶之納錢使所不

恤本錢之多寡必欲監官之趁辦上下煎熬但見追專知索印紙對移閣俸終歲紛紛而酒課卒不辦幹愚庸無似惟知關防滲漏擗省餘費縮水加料使所造之酒于心無愧則拍戶不患其拖欠然亦須使所多給本錢然後可辦方欲于清本之外再有陳請况又截去其九分之一也故敢冒瀆台嚴欲乞盡與支撥使幹得以悉力展布庶幾不誤使令石門爲酒庫之首其敗壞不振積有年數使幹勉竭駑鈍是庫久敗而復興則不惟小吏得以逃責而使所亦免追胥之勞以使臺輟三百千特一毫毛耳而庫中解發不至虧欠則其爲利豈但三百千而已

頌

元

柳貫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

漢置郡國均輸鹽鐵官鹽官天下凡二十八郡而在大江以南者會稽郡沿海鹽會稽地聯東西部封域廣矣海鹽以地產得名庸詎止嘉興一州境哉負海之利煮水爲鹽齊蓋徵之爲富國強兵之術漢均輸法猶曰推夫人用之數官自受之而以平價出之敢私鬻者鈇左趾沒入其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抑兼并而防滯佚也當時所舉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鹽鐵均輸議者重以安邊足用

之本難之遂卒不罷唐置巡院峻權增估民已甚病至宋
給官本請鈔受鹽則厲禁加密而公私交瘡無遺策矣漢
之鹽官其制莫詳若會稽所部縱廣數千里海濱斥鹵之
地地盡鹽也而以一官領之大數百升而釜十釜而鍾偶
筭之而爲籍錢人無以避此數也今給本請鹽之法尙仍
宋舊而統之以轉運鹽使司置使員二同知副使判官員
四重其官故常選用能臣然佩以三品銀章出入乘三乘
傳其所部之總管府州若縣承命不敢少後官以轉運名
則夫開闢利柄隨時變通諸使判官固得專而制之非如
他有司受成法于上按而行之猶衡石之不可以輕重低
昂之也國制二使總凡司事同知副使判官歲出分司准
校其鬻鹽之次第而上下其賞罰凡冒禁而私鬻者卽議
寘于法任專責重則雖同知副使判官職有等差固視二
使而與之侔焉其選宜不輕矣嘉興大郡郡內列置五場
場歲有課有官吏以奉其成畫有倉庾以時其出納自比
年旱乾潦溢之不常凶荒札瘥之繼起亭民疲於刮鬻逋
課未償新額日積官吏胥爲詬戾若束溼然急則促數耗
矣元統改元之明年轉運副使潁川李侯實分泄其郡于
是侯在官踰三年諗于聽聞酌知其弊至則進其長貳曹
吏而誠之曰鬻鹽有火服給本有戶帳私鹽必出于場亭

私鬻必受之卒伍法所當禁吾不貸之以情法所當予吾
不私諸其屬利所當舉弊所當革爾明告吾吾其敢不悉
力自吾身以及吾之屬吏知以簡御煩以廉率貪而已凡
著令之所具吾與若曹共守之一或不恭吾不以絲毫貴
汝也唱名給本隨至隨與無髣刻之淹無銖兩之損按行
團竈單馬羈童煨糲所資取諸裘橐勸其勤而懲其怠不
啻父兄之督其子弟教戒之出威于笞箠有犯私鬻者就
逮而來則爲之疚心疾首推見至隱傳之輕典開其自新
使不陷于酷吏之深文不入于上罪之桎梏雖被重錮人
自以爲不寃倉庾受納辨其色澤爲之平槩取足釜鍾無
贏合龠贏孺癯叟以次進輸莫敢先後手執算籌鈎校登
耗飯疏飲水若固有之無賓客之迎將無庖傳之譙娛去
之日如始至焉蓋亭戶鹵丁躬受涵煦之恩感戢不忘義
也而若齊民獲安力作以無墮突之虞以免織羅之害如
春風時雨之及物而物不之知則仁不勝用矣今侯以治
辦還司而民之飲惠沐德者咸願列侯之績刊之貞石示
後至楷法乃相顧言曰吾儕小人躬稼而食無盡藉於鹽
官而終歲勤動積布縷粟粒之贏曾不足以當捕吏一飲
醕之資自吾侯之至而始得率作興事以遂有生之樂孰
能詩乎其往請辭以永無窮之思子方悲世鑒之不明慨

嘉興府志 卷之十二 藝文一
民晷之滋甚而于是舉獨喜夫人心天理之不可以終泯者如此則爲叙而繫之侯名某字正卿由中書掾入官宰滿城守泗上皆有惠政在民民爲樹碑以頌遺愛有爲有守今將陟明于朝宣其智畧紆民隱憂薄海東南于胥望之鹽筴固其一事焉耳侯之四子皆學爲儒仲子國子進士第三子舉至治丁卯進士第一詩書之教藹然一門侯之所存茲可見矣頌爲郡民紀惠而作非其屬之私焉先之以辦課之實亦推本而詳言之庶俾來者皆有所攷焉
頌曰

鹽實地產厥味惟鹹海王之國利盡東南齊正其筴積之成富漢鹽鐵官視爲寶路均輸使屬賦及邱民籠利而行兼并相因唐置鹽院宋始定課權其重輕以滋食貨經費之出有國之常權法旣密民用疾傷聖元龍興制則因舊轉運名司官以選授籍戶給本課無羨贏請鈔以估予鹽以平徒法不行入執其柄校厥盈虧戒不恭命曰是嘉禾望於浙西臚分五場有弗能齊歲龍在戌元統之二副使李侯持節往涖謂吾奉法維以視成毋愆于素毋蹙于傾官育工傭俾時散給爾有常輸則以時入稽其耗登示之勸懲爾無私鬻麗于大刑法令在人照如星日吾將與汝守而勿失國有加量坊民于姦吾飭庾吏毋爾面謾吾少

也賤衣麗食糲今而賦祿行有舍菱繼粟繼肉有廩有庖
敢以口腹貽爾告勞一夫逮繫株連百室侯鑒孔明罅穴
斯室邱民力生食稻與魚向非吾侯曷甯爾居昔侯未來
蹙頰屢嘔侯旣戾止燕及黃耆治功成矣侯則言旋民之
戴侯列宿在躔侯侯重來持節按部以卒保我綏我眉壽
顯允吾侯家有詩書掄魁碩望承慶之餘懷仁負義侯所
自致牀笏如林觀厥報施官守言責世豈嘗無無得有失
是誠負予侯德之純如金如錫矢詩揚之垂後楷式

記

宋

陳舜俞海鹽李宰遺愛碑記

秀州海鹽縣有賢宰太常博士李君愛養其民而爲之興
利又教其敦本節用旣去而民思之有吳承潤潘彥昌者
與眾紀君自始至及去爛然見於成牘藏於羣心稱於眾
口之事詣余求爲文詞以信當世云瀕海之民其生不勤
有川不瀦有田不耕若歲屢雨四野爲瀾而注於海旋時
微暘則無所溉坐視赤地攜手流徙者眾矣故十年之耕
稔無一二君初卽事人方頻饑轉入山海持茗與鹽以給
衣食而君皆權宜弗禁乘春可耕而室無稻粱之種君曰
天有其時而人無其力咎將誰執會運使元公絳行郡君

持告身敕文數通乞置郡帑假官錢三百萬貸民糴種及糧元公嘉許之歲終民賴以稔先是唐有賢令李諤通邑鑿涇凡三百有一歲久以塞君曰溝川不浚而望歲猶氣血之竭求爲無病不可得也於是作勸書一篇二百餘言布告於民始命之積貯慎嗇以養生送死卒詔其具畚鍤隨所占田人自浚治因土爲塍以禦水旱提憲張公師中察其能卽以上聞君曰浚涇利之略耳我功未完已而歲亦小歉君乃大勸民爲橫塘堰旁植木爲閘長水永泰開濟鄉以下皆爲鄉底堰幾三十所以訖一時之利凡前後興作命令一下民知以佚道用其力未嘗不老幼相告語勸從之惟恐後不戒不扑而告備戊戌仲冬吳中雨迄於已亥之仲夏而後已旁州接軫幅員千里皆被水患獨君之邑有堤防流決之備而君則去矣以是民之思君也尤甚噫古者劭民務農而爲之闢地利以當天時於政爲最先是以周有司勲掌六卿賞地之法而民功爲庸在漢若杜詩召信臣之屬始能當之以君視古奚其愧哉君之政大略其刑以寬其令以簡其分爭辯訟皇皇焉惟恐不得盡其情其視一夫不獲覲然愧於面目宜其居則勸以至法去則久而益思也已予嘗陪君爲別頭主試官知君有文行嘉興之新舊又能爲余道之實悉如來告者之言故

不愧爲之辭以俟史氏之摭摭君名維幾字景純嘉祐元年四月受署四年四月代還其年六月乙亥嘉興陳某記常棠鮑即場東陽厲君政績記

鮑即催煎場舊其激浦政事裕如也自分創以來局冷如冰廩稍不足以供事育庚子歲大歉亭民相鬻肉自掬九竈不煙倖活無幾宿奸陸梁倒持蓮勺撞塘傲睨來者當署涉筆噤不敢問催煎之職至是難爲矣東陽厲君夢龍到官庭空阜走案卷塵蕪埜廢盤舍燧火燭熄上官朱黜紛來自立不容頃於是喟然曰旱魃肆虐饑饉荐臻則鹽不可催銜勒寬縱期會玩愒則鹽不可催賂門乘機洗手

未淨則鹽不可催倚海築場刮壤聚土暴曦鈞鹹漏竅漚滷三日而成功驟雨至則前功又廢催鹽之職重難如此迺清苦檢飭奉公竭廉戴月披星鋤獮狡蠹盡心力而爲之復鹽竈一所復鹽丁四十餘戶復鹽額一萬六千八十七石有奇一年而鹽場之課額羨所謂才全而能鉅者也省臺薦剡獎諭疊至將以上幕奏辟不且有功於鹽場乎哉淳祐五年記

元

黃潛新成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觴而已其爲禮也畧故其用樂之始莫

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爲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于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于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于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成始頒行于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二成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于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我國家有因有革存其聲音器物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爲縣時旣立學而廟祀孔子建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爲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故禮具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置弗講至正元年夏四月陳侯某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問其籍則爲士者百家爲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祀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爲之惕然與僚佐延諸儒共圖之僉言義真有貝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于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聞之卽俾持書幣迎至焉侯躬率者俊詢作樂之要君曰樂以導和不和不足以爲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烏足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爲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爲考其數度齊量範金爲鍾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鍾自應至于琴瑟亦率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

工使受指畫而爲之集諸生三十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忻豫于是教授陳陽翁以狀來屬予書于麗牲之石用垂永久予聞帝王之設教莫重于樂非止用于釋奠也侯之于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宜其能舉天子之命而爲民師帥也諸君子從侯修其時事周旋升降于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而知其所感動奮發而鼓舞于鳶飛魚躍之下者矣潛勿辭而謹志之至正二年明

楊一清嘉興何縣令見思碑記

嘉興縣故有見思碑碑有亭嘉興之人爲其前令尹何公天衢而作也公以宏治丙辰進士出令嘉興逾六歲惠政及民甚多壬戌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民不忍舍至請其鞫留以寄思明年癸亥始爲亭貶之其鄉宦戴僉事佑爲之記越今正德辛巳二十年于茲公已累遷至浙江左布政使近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矣先是桐城秦潮來丞茲邑嘗卽茲亭蒞事瞻誦亭記而詢諸邑之人知公之惠政入人之深去而人思之至于今勿置也歎曰召棠勿翦羊碑垂淚所以表先烈貽後芳茲亭以之顧孤立草莽間規制勿稱久不葺治將敝且頽矣請于郡守徐君

盈欲有以新之君曰可顧時絀難舉羸越三年歲豐人和力稍紓乃葺事庀物鳩工卜良卽其地而堂之而樓之以壯亭觀自門徂廊次第就緒經始于庚辰之冬凡數月而告成是皆秦丞所規畫邑之人無老稚愚良聚觀嗟咨第見崇楹巨櫺巍然煥然不知經費所從出儼若何公之臨乎其上又以嘉秦丞之志而羨其能也僉是謂役雖小而足以慰輿情且可風厲夫天下之爲吏者宜有言以詔後秦丞于是具書肅使者走數百里至鎮江以告于子子維古今天下凡有官者守令最親民而縣令尤親何者其令易行而澤易流士苟無志及民則已有志于民無弗被其澤者是故名易起然心之弗淑政之弗臧則怨讟易生謗易騰坐是以姦法觸禁敗厥官遺穢後來者亦多矣公爲人予所素知精敏而峻潔其爲政大不綱弛細不目漏不茹柔吐剛其視民溫然如恐傷之而法之所執確不可撓民隱吏慝蒐獵幾無遺而實未嘗爲矯亢凌烈之行嗚呼令而若是宜其得民之深去而思之不衰也已漢室循吏最多而何武去思之名最著史稱其在官無赫赫名去則有遺愛焉公固其苗裔乎何其政之相似也雖然古之人有優于郡縣而登之高位則不相副者故黃霸郡治爲當時第一比入相功名頓損豈小大之才各有所宜而宦成

名立亦或有驕心乘之乎武後爲御史大夫爲大司空俱以公諒收時譽其可重者以此公爲御史爲郡守爲按察爲藩伯所至聲稱赫然柄用方自今日始要其所造何武有不足爲予直以去思一事及之耳記成系以詩俾邑之人歌焉詩曰曷去之思公政在茲我氓我心惟惠之懷曷去之思公我父母恤我飢寒問我疾苦曷去之思公我師帥我有子弟廸公是賴曷去之思碑之亭之公開之先後賢其承之公之至矣我甯我止公之去矣我思曷已

張廷志宗都督碑記

古忠臣孝子所重者一死耳惟重者故能輕之當其時忠義所激視死如歸至功及萬姓名垂千古而英靈永永則一死之所關甚重茲於宗將軍益徵矣將軍諱禮嫺韜畧善騎射迺河朔驍將非官守於浙也嘉靖丙辰倭寇入犯連艦蔽海而來分銳趨浙所至蹂躪時中丞阮公鶚與將軍有素因其挾糗入閩道經浙甸遂留爲部署阮公移節巡樵李將軍與副將霍貫道侯槐何衡實爲後勁倭雄徐海帥兵亟追阮公公入桐鄉城將軍奮勇而前禦寇于阜林市之三里橋桐邑之襟喉也時將軍精銳悉屯塘棲卒未集將軍以單騎格賊且戰且東一勝於崇德再勝於石門三戰至此未得一食枵腹血戰衝突往來于數千輩雕

嘉興府志 卷之十二
面少年之中斬首闔河河水爲之不流賊乃退伺其隙登
龍翔寺之鴟吻望將軍止踣踣殘師賊復嘯集合圍四擊
將軍砍桑木壘橋西塊以當櫓楯賊入河夾橋分射箭發
如雨礮石中馬足將軍一躍而墜失所執持徒步空拳與
賊鬪攫賊刀復斬數人勢莫支踴躍大呼挾二賊投橋下
遂自刎越月餘寇退始覓將軍尸眉目如生將軍眞英烈
哉是時大司馬胡公宗憲總督四省方誘汪直議和不復
聲言戰爭阮公困守桐鄉宗以客將死事功幾弗敘已而
卒得題請史載遊擊宗禮帥兵九百禦倭于阜林之三里
橋三戰賊兵斬首四百餘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卽其
事也祭法有云能捍大患則祀之今將軍廟食桐鄉而家
尸尸祝亦不負將軍一死矣風雨淒黯之夕里中士庶猶
見霓旌霜戟飄忽隱現於長林野水之間此其忠勇猶擁
庇我桐也乃巫覡託之以惑愚民凡有疫癘咸曰宗實爲
祟豈庇此者而反爲厲於此耶廟貌塵生諸生父老倡義
修葺余紀此以慰將軍之靈解愚民之惑有敢崇者將軍
當以桃弧百萬射卻之

孫植門攤碑記

粵自先王體國經野國有廛賦野有田賦卽唐虞三代不
廢也顧其法貴均焉我樵李田稱膏腴而征徭亦甚重先

是占田者率十年一編役役有輕重重者至鬻田不足供費民甚苦之隆慶間侍御龐公廉其狀疏請爲均平之法于是田野之民得保恒業矣至市民所爲供億如總甲火夫義官坊民之數其法猶未均也富而狡者得夤緣而脫漏貧而良者率疊役無更休甚至破產廢箸而不得免乃有里民施于國慨然條其隱情列其實禍首鳴諸當事者之前然且甲可而乙否幸天之猶未忍禾民也而施于國之剖陳益詳其利病若別黑白藩臬郡邑諸公遂可其議定爲門攤之法薦紳大夫與鄉歲例貢黌序之士所居不起稅其餘則估其屋舍值十金大都租一金租一金稅其屢歲不過八分五釐百金上下准是爲衰益而道路僻陋人毗貧苦者則又遞減之不滿法嘉興爲坊者九總六千九百五十戶稅可得銀一千三百八十一兩八錢五分輸之官官乃召募習事者爲總甲坊民諸役總甲役最繁而宣公放生爲旌旄駐節之所其役尤甚故食于官值約一十二兩如春波北板鹽倉常豐其值十兩八錢蒯搭王家用里其值九兩六錢次義官八名伺候巡道府縣馬頭逐日差使其值每名七兩二錢又八名聽候院道按臨背護敕印府縣差用稍減其值每名三兩六錢次火夫其值五兩四錢次坊民其值三兩六錢下至儀從鼓吹木鐸執爇

汲水之屬皆量其役繁簡受值多寡總其費亦共銀八百五十五兩六錢五分于是民樂輸而易辦上薄征而事集富者無規避貧者無重困焉則其法之均也於休哉余以爲有三善焉民之由于官也力役則無常費僱役則有定額初坊間屋舍不滿百金者輒充總甲歲值一月一月之費少者不下七八金而多者過十金民甯不坐困哉茲門攤行卽屋舍百金者稅不足一金民勉力輸稅則可安枕而臥矣善一也役在民則其費多役在官則其費少如總甲坊十二人其費以百金爲常茲定爲僱役之法則不及十金而辦矣諸役皆稱是善二也市廛之民非商則工不諳于官足跡入府縣輒爲股票矣故其費常多且時遇譴責焉茲募習事者爲之則練而不糴于法且使民無職業者得以役于官而恤其私善三也蓋一法行而三善集其便俗而惠民也不微渺矣雖然昔人有云有治人無治法一法之立一弊之隨也善始善終其在循良哉其在循良哉

鄭茂靖海記畧

嘉靖甲寅夏四月五日乙亥夜漏下三刻倭船二自乍浦來亟登城召居民分堞守六日丙子黎明二船抵龍王塘吹螺登賊五百餘直趨東門箭如雨發佛郎機卻之賊退

焚其舶復進時戍守海鹽者有參將盧鏜兵調赴廣陳無
可出戰余塞四門以死守諭眾眾皆惟命賊攻西門燬民
舍三百餘煙燄蔽空矢鏃交集攻城幸擊斃當先者一人
遂退屯天甯寺左右晚復出邊城下羣情洶懼乃與衛所
諸君分守各門方君泰東門彭君瑞劉君潮北門南西二
門則余與陳簿鉄余仍左右督焉邑博士鄭歐陽許三君
暨諸縉紳先生賓造秀士咸徒步從爲士卒先每堞軍一
民一堞十有五一胥吏攝之敵臺以驍兵勇壯老人攝之
人各米二升燭五枝夜及子賊以長竿探于北城守堞者
以亂石擊退是夜馬不停策火不滅燼椰鈴矢石聲相屬

統城六市天始辨曙賊乃解圍去犯郡城八日戊寅賊還
至孟家堰盧兵遇之敗績是午復進薄城下知不可犯又
去十一日至海昌石墩立柵巢焉嗣後揮使劉君岱松丞
林子士儀朱子光裕尉李子茂並歸自調所協力守巡督
益嚴四門惟開其西出入諸水關皆瓦甃軍民守堞如初
置竹牌以避矢石建篷廠以禦風雨修鞭銃火藥弓矢以
壯軍實皆先後就緒可裨實用旦則詣縣治兵事夜則宿
西城樓視公廨若浮萍矣賊在石墩四出劫掠縣西北境
隣海昌者多殘至五月十八日丁巳賊掠飽奪海舟四宵
遁水兵者舟百餘追擊之覆其三舟斬首二百有奇時統

領水兵者揮使劉君隆潘君鼎千戶晏君繼芳也奮翼桑榆過緣功準亦不負初心焉

范言何侯政畧記

俗有鬼祠埽一總管者旌旗鼓吹暄夜塞途牲醴舟楫往來輻輳雖縉紳章縫之士輒相附和大夫曰此聖世之弊俗也竟毀其像召師祝杖而遣之俗好怙勢羣小或呈身豪貴人陵轢其鄉里以肥其家投鼠忌器往往陰怒而陽恕之大夫一切寘之法不少貨貴人亦跼踖斂戢知懼歲飢作粥以食貧者日嘗千餘人肩摩踵接出入顛仆或相枕籍大夫爲之唱名給籌魚貫而列又慮其涉遠匍匐也乃五日一散錢穀活者無算歲課之餘積羨金五千餘兩一無所取貯庫以給公私之緩急丁田歲派大率畝餘五分以贍里甲他邑所徵或倍蓰之大夫悉自處辦未始毫髮擾民

徐泰海城外埔記

嘉靖癸丑夏四月漳倭海寇犯海鹽鹽及乍浦內外居民傷害逃移無算惟時撫按潘臬當道諸公咸用驚惕旣謀檄邳州參戎湯侯克寬潞陽令李陞僉按察司事羅侯拱辰相繼提兵勦殺寇用潰散然鯨鯢未卽斂跡洪濤巨艤猶不時出沒乃復謀必求智勇元戎坐守其地蓋慮客兵

或弗克卒應於是中軍都指揮台衛劍崖張侯鈇承檄分
督西浙駐節吾鹽侯既至軍民生氣流移復業寇不量力
輒復敗去鹽有海甯衛侯乃自衛躬歷澉乍及海甯等守
禦所相度地勢求防禦之策乃具畚鍤役戎卒各緣城濠
掘土築爲外墉基厚僅六尺惟其堅其崇一丈三尺惟其
峻削不可涉外瞰深濠而滅其內以洩水各關外爲關門
門有柵柵置守卒惟澉委成于衛使徐行健餘各委官監
築而侯則往來督視役以樂從功固易集蓋自是城有障
蔽衛及各所官軍咸曰吾其可力守矣四城黎庶咸曰吾
其可甯居矣當道諸公嘉之咸曰吾其可舒海上之憂矣

今侯既握兩浙兵符坐鎮列城海鹽之大夫士及諸父老
相與謀曰是惡可無述乃代徵予言記之予惟南仲城朔
方而獫狁于襄張侯墉四濠而海寇斯遠孰謂古今人不
相及然予竊有說焉功以大垂業以嗣久是墉霖澇崩剝
或不免於他日時加修葺無墜侯功是則嗣守者之責也
亦記者意也敢卽民誦侯之詩併詔將來詩曰崇崇外墉
下瞰深濠捍彼寇攘屹如虎牢伊誰是築張侯孔勞崇崇
外墉內障城垣壯我形勢嵯如龍蟠伊誰是築張侯孔煩
侯築外墉詎曰千名民之攸恃恃此孤城城有障蔽士有
甲兵蠹彼醜物墜之逃形侯築外墉詎曰徒飾不傷民財

載守載役惟是戎卒成之不日天念我民生我張侯克武
克文有爲有猷海寇旣遠邊防益修外墉之築計遠慮周
桓桓張侯功垂千秋

陳懿典嘉興縣太和陸侯碑記

史稱何武爲法去後常見思夫爲治而民思于去後則其
任事之日無赫赫炎炎之聲以鈞奇無沾沾煦煦之恩以
悅眾明矣夫不鈞奇不悅眾則其所爲永賴地方者必非
取快目睫可知其闇然約已裕民于不見不聞之中又明
矣迨其去後而地方受其賜上下信其誠彌久而不忘故
足述也獨怪近世貢諛風盛當令長蒞事瓜期將及卽倡

建生祠廟貌如林工作接踵而悃悃循良者或反闕焉故
爲憤世之論者欲建一總祠行營寬大之所凡遇長吏遷
去卽置主升祔如廟制之禮以次而升以次而祧而功德
之最著者久而不遷蓋公論惟久則愈定人心惟久則愈
真去後之論斯定論去後之感乃真感也太和陸公之令
嘉興也凡七年三修觀事丙辰以治行高等借畱春曹以
侯掖垣之選自侯去邑今又數年矣侯治不近名清畏人
知士民愛戴感慕不啻召杜而仰體侯意又不敢以世俗
建祠肖像之事獻媚乃侯去邑愈久其清真之德澤愈益
顯毋論其他卽如三縣田糧一事武塘蓄謀愈久詭算甚

深假名羶而發毒迅幾弄兩邑于股掌之間賴侯力持得未卽決裂而其最握要領則以他訟事弔彼中有總魚鱗冊中數本每區皆明開本縣田若干別縣田若干以及千戶所田若干一如指掌者封識畱貯不發且題曰嘉善爭田太急則發此卽今所索匿冊中之數本也丁巳大閱開所封識遂盡露其割補藏匿諸罪案卽有力如虎有口如簧而卒莫能逞微侯遠識周慮不及此侯雖不以此見德兩邑人能無繫思于去後乎侯治邑念念在民求可久而最不欲取虛怪緣飾之名初下車謂筦庫端緒淆雜難于窮詰乃創置手籍出納勾稽耗羨扣除之例盡絕而胥吏莫能高下其手侯去後有不人人嘆頌否大造之役集眾議而折衷調劑然後畫一頒行今日公府遵歛解之規民間省繁重之累京運有津貼之利而出途無苛索之擾伊誰之賜也侯加意翼序月課歲程譽髦才俊每推轂宏獎而不令其知士之受知于侯者皆陰荷陶鑄而無煩于奔走羔雉之瀆紛聽訟務求得情諳諳懇懇民自不忍欺不能欺案無畱牘獄無覆盆蓋侯治求自信而不求信人施實德于民而不爲炫赫類如此今天下多故邊事孔棘動稱掣肘則惟取民徇人之意多于實心擔荷之意而不默收其成也用侯之心行侯之事言期必行行期必效豈

嘉興府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一
復憂難阻哉余交侯日久周旋盛德穆如恬如鄙吝盡消而侯亦信余之樸拙虛懷折節皆非世局謬相引重之比父老子弟及文學金生星耀子泰甯等謀所以志去思徵文以勒貞珉顧余雖不文何敢辭且頌德于去後不以廟而以碑庶幾余所稱百世不遷者也侯勲名方遠異日當爲國家名臣重臣治邑不足以盡侯而余邑人也在邑言邑論其大者爲鼎彝竹帛之發軔云侯名獻明字君謨別號太和丁未進士直隸之太倉州人

嘉興縣新定均田役法碑記

國初我郡領縣三曰嘉興曰海鹽曰崇德宣德中析嘉興增置秀水嘉善而海鹽增置平湖崇德增置桐鄉爲七縣而嘉興爲首賦多役繁又與秀水同附郭界吳越爲孔道寇蓋之甲第阡陌繡錯肩比一切踐更皆免新安大賈與有力之家又以田農爲拙業每以質庫居積自潤戶無多田用是往時編審不能畫一其田以均三百八十里之數或以數十畝而充者或戶無田而充者困累莫訴識者憂之乃援外邑之例有均里均甲之議又因里多田少復有銷里之說以求其均而卒齟齬不行也今皇上龍飛天啟之元年適當十年大造之期邑侯蔣公軫念民瘼求爲地方永利計與秀水湯侯博詢輿論斟酌時宜謂創法未可

以速成而革弊必先其太甚有久沿之寬政不可不爲更張者有新立之規條不可不爲劑量者有一切之中不可不特爲加意而存厚者列欵上之中丞直指藩臬司府諸當事皆稱善報可俟殫厥心力始于季夏迄于初冬凡四閱月告竣士若民無不帖然服懽然誦者吁斯亦難矣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夫均田之議言之非一日講之非一人行之非一方而我郡中獨難之非法之難行而行之無其法耳侯大指坊里兼論田與力小里耑論田而論力之意亦在其中士大夫昔全免而今限免昔分其戶而分免今併其戶而額免又恐官里與民戶混則民猶受其累令官里與民里別民始實減其役官里不與民同其役則官自全其體官里與民里同其費則民益甦其困以此行之至公應之至虛宜人人共安之至于外邑寄莊之久免也則以他邑不受我邑之寄連柱其口故宦與他途之日濫也則以久近中外遞其等名臣大賢之裔存其最著徵賈之舊以稅免市民之以不緣南畝免則以坊里責其往役此數者盡出而應公賦入版籍所以減舊役之不能堪者何啻什百皆所謂以美意行其良法也垂之于後行之愈熟愈便甯不爲百世之師哉父老子弟孫宏祚翁尚賓郃九徵等徵文勒之貞珉媿無如椽之

筆聊論次其大如斯東南民力久困今疆事孔棘徵兵轉
餉皆從履畝以佐公家此法行之至均計之至遠昔人謂
周官一書乃姬公運用天理爛熟而成余于侯亦云郡中
國初有官民田諸則自五升至數斗相懸殊甚避重就輕
不可勝窮自郡伯趙公爬平迄今稱便郡中自賦稅外有
雜泛之徭不一重者立傾家侍御龐公條鞭法行歲增派
于田徵銀僱役海內無不遵行二者之均其功並稱不朽
今併蔣侯而三矣不可不記侯名允儀丙辰進士直隸之
宜興人

賀燦然郡丞初庵方公碑記

郡太守縮符篆得專發興之宜澤易究故去而人多碑之
貳特佐贊太守施澤難自非懿政較著去則泯泯爾故樵
李郡貳昔無碑碑之自方大夫始也方大夫多懿政更僕
未易數請表其大者先是有星孛于斗占在吳越臨安襟
江帶海吳越一大都會也頃執政者議減兵餉三之一兵
訶焉鼓噪至排轅門擁督臣去幾爲變未幾愚民效之以
苦踐更燬人屋舍攫人金錢又幾爲變賴天子神靈命少
司馬張公重壓之得便宜從事張公捕殲百餘人民遂定
閱歲廉兵之首事者密謀誅之兵亦遂定天子嘉張公勲
勞賜緋魚服召還本兵浙人亦深德張公相與刻石頌功

德焉迺兵民之變我樵李亦有之竟安堵無恐不致上屋
宵旰則方大夫之伐也我樵李往者水潦相踵民不聊生
至望屋乞食少者數百人多者千餘人富人稍不予輒挾
其倉庾攘分之莫敢誰何市野騷然至喧而遮郡邑之吏
而請賑人情洶洶幾為變大夫乃昂首諭之曰爾等皆良
民將為亂抑欲賑耶民皆叩首曰某等安敢為亂欲賑耳
大夫曰賑固有司事有司業已議賑不三日當分賑爾等
爾等當保首領念及妻孥毋蹈國法取大罪不赦于是民
皆羅拜歡呼去大夫迺為佐畫發粟之策全活數萬人我
樵李十餘年無桴鼓之警兵聚而無事乃為分戍巷市郊

野更番稍後期遂怨詈騰起會臨安兵變未有創兵益驕
至椎牛歃血盟欲賊殺武胄之典兵者又幾為變公密聞
之出片紙曉以禍福兵皆頓首謝為部分之均其逸勞于
是兵皆頓首謝夫臨安號稱善地日者兩變繼起鄉縉紳
先生都人士女咸用凜凜藩臬郡邑長吏至裹足不欲入
幸張公撫定之迺大夫消變未形不戮一民不殲一卒令
樵李若不知有兵民之變也者此其功德豈渺小哉無論
他懿政即此足碑矣大夫寬和似黃霸儒雅似文翁端亮
似尹翁歸好古教化似韓延壽發奸摘伏善發巨盜似趙
廣漢張敞清白遺子孫似楊震至禔身被俗動則古人則

孔門冉閔之儔又非漢吏所及也大夫人品海內所共推
轂其懿政略具黃太史生祠記中茲不復贅云大夫諱揚
歛人隆慶辛未進士

姚宏謨汶上張鈞石遺教碑記

太史公稱齊魯間於文學蓋猶有古聖人之遺焉鈞石君
生汶上博學好古不爲世俗所染嘗讀易蜀山中盡搜其
元奧而齊魯間推文學者必首鈞石官秀水惟篋圖書隨
兩三蒼頭來冷局環堵處之條然匾其軒曰尊樂日進弟
子員匡坐談經不廢寒暖間出所著三極說暨河圖洛書
考示弟子員象數理奧點畫指扣發儒先所未發真與義

文心畫千古相符契其容貌甚莊繩趨矩步動可楷法于
是弟子員咸彬彬嚮方矣吳越士聞風者率擔笈從君游
焉且其操甚介每歲時弟子員例有餽遺輒弗省雖菜果
亦謝去家人化之卽蒼頭奴亦以弗受爲愜每從東魯致
莢麥爲餽餅以自給冬夏一葛一裘皜然自持視文錦梁
肉如糶土然噫若鈞石君庶幾古人哉君在秀水方三禩
卽遷去今且數年矣弟子員過尊樂軒者猶欲歎慨頌謀
樹石以垂不磨因屬宏謨爲之記宏謨昔官祠曹前太宰
望湖先生吳公爲予稱鈞石君行義爲甚詳比歸而所見
符所聞故爲記之如此是舉也予嘉鈞石君子又嘉碑鈞

石君者近世重制科博士白首寒羶無復公輔之望卓卓者固有之大都闕茸無聞者耳介鈞石君遯齊魯淵源闡學振教俾博士輩去久益思相與伐石而頌德故予嘉鈞石君然鈞石君以貢起非聲勢焜奕去且久博士輩猶不忘謀所以志永久豈樹碑規勢利者比耶故予又嘉碑鈞石君者予嘗謂校官雖卑與宰臣等校官育才宰臣用才弗育奚用今視校官為冗員徒取人于帖括之陋譬之鉛刀韜以錦貝飾以瓊琚非不煜然若莫邪用之截楮葉弗銛矣矧斷蛟兕切金玉耶故誠欲羅真才佐明主則莫若重儒師之官簡天下碩德重望如張君者豐其祿晉其秩

即部院監司賓遇之俾儼然為博士範其教士振肅者輒論薦補三公如國初故事次則補胄監學使者如此則師儒官必章軌貞教育真才以待國家之選用弟子員亦斌斌多真才持此登至治無難矣予因記鈞石君不能無感于斯云鈞石君諱綸字宣甫前秀水縣博後遷青縣以薦令三河今為通州守所至輒有聲云

國朝

張履祥生公遺事記

宣德間知邑事牛公報最入覲疏言邑僻民窮科不及額請即司寇上閱焉特旨減桐鄉賦又御書一畫於牛字之

下賜姓生復任三載自是桐鄉之賦輕於崇德蓋其原如此甲午重九前一日里老云 遺民張履祥曰桐鄉分自崇德而賦不同竊嘗疑焉則解之曰阜林驛移至崇德故未有詳生公之事者也若老者之言民到于今受其賜而邑乘曾不之及何耶豈所謂沒世不忘不俟金石而壽者耶亦因以見天子仁民愛士之異數可以爲百世作牧者勸也

鄭寒村希聖堂記

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古也後世學校自成均而外唯設於郡縣而鄉里無聞焉此書院所由興也書院盛於宋元之際至明季而大壞蓋天下之無教也久矣嘉興之有養賢堂書院類也兵火之餘瓦礫茂草雲間袁公治郡之明年將爲郡中士聘名儒講聖學乃與鄉薦紳某某等謀建堂於故址而命郡學訓導范光燮董其事既竣工更名之曰希聖堂以光燮與余有舊好俾來求文爲記余考養賢之說始於大易之頤卦而未嘗明言其所以養竊嘗疑聖人養賢必非徒祿精餼廩之末頤之爲象下動而上止有範圍曲成優柔漸漬之意始卽孟子所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之養周禮之六德六行六藝固卽其養之之具也由此言之先王之養賢也無非教天下以爲聖

人而後之人不察以爲養終與教異於是學校之中徒優之以廩祿而誘之以富貴置一切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禮樂射御書數古之人所以學爲聖人者漠然不問而其弊也士惟知有科名仕宦不復以聖人爲人所當爲卽幸而得功名氣節之士亦往往非三代以上之人物嗚呼士不希聖而可以爲賢乎則是不明於養之一言誤之也公構堂以養賢而必更其名曰希聖其所以教禾之多士者遠且大矣雖然史稱鄧侯餽餉於漢有萬世功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已其後桑大夫以鹽鐵均輸爲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搖動而不復安是賢之不可不養也又如此今天下用兵五六年矣供億煩調度闔主計之臣苟免乏興凡朝廷所以優禮士大夫者一切奏罷牧民者但知奉急符從事不土芥書生則已更何暇爲國家培植人材嘉興當江浙之衝王師征聞豫孔道應酬日不暇給而公顧於錢穀兵刑之隙畱心教化復修承平時書院故事就使養之而止其意亦與蕭鄧侯之意合而可以愧當世之爲桑大夫者矣又况諄諄以聖人相期而欲躋多士於三代以上乎吾聞之劉辰翁曰凡干戈潰亂之出於宇宙如雷霆風雨危不可處而天體霽然不待明日光復其舊必歸於禮樂性情道德風

習與守志

俗方今聖天子右文禮士而粵蜀滇黔之寇漸以削平吾
知四海之內文治蒸蒸起矣他日復黨庠術序之制以教
天下尋源遡本其必曰自嘉興之希聖堂始是誠可書也
堂建於己未之七月五日成於某月某日郡丞季公某知
嘉善沈公某知海鹽張公某及縉紳士某某等凡若干人
實相與助之因併記焉以俟有聖人者起尙其不忘所自
錢陳羣張東侯郡守屏風記

江浙同爲財賦重地浙東西十一郡計財賦所出浙西三
郡實可曹鄮餘郡國家轉漕每歲貢

大庾數溢平江西郡至蠶桑所成供二尙衣諸織局衣被華
夷重洋絕島翹首企足面內而仰章身者惟嘉湖兩郡是
賴凡官於浙者得浙西一邑治之咸稱賀以爲榮至領郡
符爲通侯則必由

宸衷特簡或封疆大吏薦剡非是弗獲膺斯任也乾隆二十六
年海豐張君東侯以解州牧報最來守吾郡下車之日郡
民咸肅然瞻仰所屬胥吏咸凜然畏君威名屏息不敢犯
君平易坦白未嘗務赫赫名初入境時聞子衿有不守臥
碑興滅詞訟者思小懲示警適一生以田土細故被人控
其滋事令承勘得免君批令戒飭翼日生伏地訴曰生貧
贅於嫠婦家婦無子且病令生具狀耳君察知其情且年

纔二十補博士弟子甫一歲遂釋之曰爾毋悻但歸讀書
吾不罪汝也不泥成見類是郡習俗棄產之家杜絕多年
猶屢索益價曉曉不休君曰是絀在售者亦有恃富欺貧
利人之產依年例取贖屢請不許請添價以絕亦不許孤
貧困之君斟酌情理務求其平郡漕粟甲於諸郡徵納發
兌有弊在官者有弊在胥吏者有弊在運弁者君條列榜
示公私便之偶遇旱率屬步禱甘霖應時以沛連歲有秋
公餘課士必躬詣講塾勸經論文雖溽暑祁寒未嘗廢也
歲科試童子弊絕風清古學時義並重凡列前茅者往往
受學使賞拔郡城河久湮塞君延集紳士耆老酌議疏濬
有建言開支汊曲泝悉請復古道者君曰郡城河故狹通
舟楫納粟輸倉居民擔水漿以活流濟食不致遠涉足矣
毀甯居以浚甚無取焉議遂寢二十七年調杭州是年

上親視海塘時大吏仰稟

睿畫加築石塘君督修甚力數月工竣柴塘亦次第告竣海不
爲患杭爲旗民雜處地閩廣通衢莠民相與爲匪踪跡詭
祕君密得其情痛懲爲首者數人餘散去爲良民各屬刑
法將成讞時愚民罔識輕重自蹈重罪君爲平反者數案
曰吾敢紕法減之耶民愚如盲者墮溝中一拯之耳居無
何以前任晉中失察州民邪教例應鐫級

上令督撫勸君治狀仍

命來浙先是吾郡缺出三韓甘君來守是邦適湖州守李君以親老乞養去大吏奏請君守湖州君奉檄之官湖毗連秀州熟知君政懷德威民四境帖然君亦雅愛苕霅佳山水且曰浙西三大郡代多賢守唐韋左司刺蘇州嘉禾僅半屬吳郡白少傅由杭遷蘇未治湖也眉山先後杭湖未守嘉郡予何人斯五載中握浙西三郡符惟景行前徽勉稱職守上報

國恩耳月餘奉

特旨仍知吾郡郡民扶老攜幼歡笑望左轡道迎者數里君勤勞父老曰吾政何能及此數日君詣予請見曰鎮重蒞茲土思欲師古人聽事壁記請先生文識之庶幾朝夕觀省乎君齊海豐右族自高曾祖父及君父子皆以縣令起家代有治行尊甫季鷹先生與予先後出德清大司空徐公之門予視學直隸知君官畿東劇邑有聲及君守吾郡予懸車郡城目擊君爲政清勤寬猛相濟予平生不能作諛詞所書一二事皆得之里巷所稱述及君自言鞫勸刑罰宜詳慎體察不迎不拒以協於平予深然之以君之才方受

主知毗倚屏藩沾溉通省特是以洞酌之議予于君有厚望焉

唐貞元初韋應物房孺同時守蘇杭以詩酒相尚後白傅繼之旬宴一章與左司燕寢凝香同爲風雅公案予所期於君殆又有進於此者本末先後間惟賢者自度之耳是爲記

張惟赤濬河濟民永利碑記

鹽邑三面環海惟西北流爲通吳會且其地平高而民務農業貫濬穿溝遙源難激以故常苦旱不苦澇地勢然也況茲城歷千百年生斯聚斯埧埃瓦礫久久彌積不覺其益有時而壅聞之每歲冬春之交輸漕孔亟倘霖雨愆期則舟楫不通荷擔道路汗揮若雨喘發成雷費添額外之

貲勞頓民間之力可勝道哉歲在辛丑壬寅兩年亢旱近城數里之地溪塵鮒涸井深盡枯山川絕雲呼天莫應將問之海濱乎卽莅茲土者心迫憫惶能驅饑餓之民負鋤鍤事開濬乎仰屋而歎誠爲無策然而古之大臣謀國淡心有當凶荒之際復起興作益窮民離散必去而爲盜欲聚之以食故鳩之以工而賴以弭患者不少適給諫張公讀書家居恤眾之心本以愛國不謀之野不費之官捐貲備糧經營慘澹選於邑中得耆老王紹俊者屬以董事環濠深浚迤及漕倉救負郭之枯苗立起生色於是糧艘屆期鱗集城根出入倉廩祇須進艇上以裕國下以庇

民厥功偉哉至於減損家食施粥賑饑體恤閭閻營民平
市遠邇之眾藉以安全者不少尚德好義士人樂得而傳
誦之霖雨四海此其先徵矣邑人德公求表其事以壽諸
碣雖不敏其奚辭憶辛丑之旱余嘗步禱備苦天亦憐而
應之然祇一時事孰與我公爲地方永賴也余故珥筆以
識將以勵後之官此士者并以勵後之搢紳先生世此土
者

查培繼重修海鹽縣儒學碑記

蓋聞先王之造士也教始於黨庠州序以達於王國固無
地而不設之學也乃曩時學宮之建自魯頌而外靡述焉
何居蓋其黨有正州有長皆以其鄉之賢者爲之猶以父
兄教其子弟而朝夕絃誦之必聞則其經營學宮以爲讀
法之地者當無不豫也後世州縣學不常建漢文翁守蜀
郡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而蜀地學者比齊魯晉范甯爲
餘杭令興學校洎守豫章又立學臺庾亮於武昌開學宮
繕造禮器皆以牧民者維風而式士見褒史乘而求其鄉
之賢士大夫有事於學校者不少槩見則以學校之典載
之令甲牧民者司之而士大夫得以謝其責也宋初士大
夫更建鄉黨之學其後遂廣爲書院而教養之厚往往過
於州縣學是又以州縣之學爲具文矣豈猶古庠序之義

哉 國家建學徧宇內山陬海澨莫不有學生徒多者至數百人文教廣敷矣然牧民者簿書期會之罔間且累日而計貲方埃秩滿而遷何暇勸學其司教者俸祿益薄惟歲時釋奠之兢兢而士大夫之振迹於學者又視其學爲遽廬焉故有議修佛圖仙壇者未必蒙福也而聞者色喜有議修鄉校者未必不蒙福也而聞者以爲迂闊而弗報豈非俗之敝使然乎海鹽瀕海多烈風學宮頽圯今三韓靖公張公以神明愷悌宰是邑將追武城單父之治每遇上丁習禮而薦馨香仰瞻廟庭輒低徊而不能去會司教者錢塘千里張公以周情孔思之文廣勵學者而考業講德於斯體公之意捐其歲之俸祿更請於督學使者以學租養士之餘佐繕脩之一二且兢兢焉懼不勝任維大司諫螺浮張公稔知二公之廉而不能以身爲精衛也抑大稜薦至而多士屢空鳩工庀材之未遑也乃捐橐中裝而不日鼎新俾肄業者如生於成周而覩黨庠州序之雍雍也其賢於建書院以標榜而以學宮爲具文者遠矣雖古之賢士大夫疇能向之公筮仕以來豐功偉績天下莫不聞而其爲德於鄉也塗歌巷謳日新月異蓋嘗修鎮海龍王廟而海波不揚從形家言開新河於白苧橋而人文蔚起皆其德之大者余故因是役也并記之以示與人俾知

公之爲德於鄉恆有如是役者云公名惟赤海鹽人順治乙未進士今官刑科都給事中靖公名素仁其知海鹽也由父蔭知鳳縣以能治劇遷千里公名文鴻以順治辛卯鄉進士授今職皆勵教化於學而與公爲道義交者也宜竝書之

馮浩重修城隍廟碑記

自古建都立邑必爲城池以莅官治民輯良遏暴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在泰否之交象取城隍以示戒治亂所繫大矣哉沿及後世云有神焉主之視社稷爲震耀且或云某賢某官歿而陰居其職務要之祀事虔重民所

敬信服畏必爲神所憑依感應之理昭昭也吾縣桐鄉明宣德五年析崇德置禮制備舉始廟祀城隍景泰天順間邑侯永平張泰修增之詳秀水呂文懿公撰記於今三百年矣歲月之頽朽風雨雀鼠之剝損幾傾覆是懼曷以尊吾神而肅禋祀邑侯江右新城潘君安智勤慎明練民悅安其政旣修學宮遂及斯廟居高一倡四境響應輸金庀材選工趨事經畫皆得其宜舊觀聿新規模載廓重門顯闕堂殿安敞廊廡垣墉旁室環繚經始於乙未六月成於丙申歲而侯以卓薦遷擢矣邑之人屬余紀其役余世居邑治西偏雖移嘉興恪守舊籍桑梓必恭敬况赫赫明神

哉夫人神之道相通治民治幽皆以天地閒膺裁成輔相之責者方今重熙累洽德化釀厚成民致神陰陽咸理而保泰持盈宜其凜日中之惕必得庶徵協應年穀順成儒術懋修賢才輩出養之以怡和敦之以淳樸有俯仰作息之樂無疵癘夭札之憂庶長此承平之福於無疆普天之下一邑之中不言而同然矣余敢因廟貌之維新敬陳民隱以申祈禱聰明正直之神鑒觀不爽其必默相治理而永綏斯民也乎

錢儀吉宋某官知嘉興縣事段公遺愛碑

嗚呼昌黎韓子有言矣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不自知其何心蓋聞黼依之咨傲睠懷良佐軫置園之決策拊髀將材踣闕史之文激叩殘隴之碣其疇不恨失同時神游千古者乎而況七百年之代嬗猶是人民十數字之屬存樂只父母予讀弁陽野語之文攷浙西公田之事而於故侯段公不勝甘棠之思遺愛之頌焉公田者議萌於謝方叔之限田禍稔於吳勢卿之視漕詭謂和糴可罷邊儲易供始也準官品而除贏繼也履民莊而攘利三分買一及於百畝之小家十斗輸八徧於兩年之受代而且督催提領法重于青苗度牒告身價鄰于白沒公方踉蹌驥駕輒行鴛湖濟物存心爲民請命擬歐陽之擅止新法而時異

元豐類尹鐸之庶鳩趙宗而功在保障當是時也立東南之叢壤增中外之吏二萬竭數十之郡資養環衛之兵七億危同棋累窘甚矛炊豈惟盧扁庸醫亦且驚心將圖風雲鷲鳥必先蓄爪然而季氏世卿冠軍外戚不悟賂虞之計旋興入洛之師齎五日之糧議三京之復病不求息鋌愈走險於是葵范琪玠張翥冒刃漢蜀荆淮塗原膏草幸也李瓊之請未行郝經之使繼至庶幾知難悔禍保境息民猶且輕性命而張暮氣方謀括脂膏而奉軍實公以爲割肢體以果腹縣倏奚存鑿基址以增高巖岌立待甘觸權網何恤身災假令象笏近君之輔墨綬親民之官咸能抱公之明見數公之直節孤忠徇國眾志成城敗一帥而上軍不動殺三人而執簡如故庶幾君之一悟圓天眷于渙汗何至日蹙百里悲宗社之淪胥也哉噫析珪擔爵愛閭閻者何人吮脂茹柔輕去就者幾輩若乃君詡端門之受降侈興土木相忘合州之議幣娛嘯湖山徒傳字民之訓竟無褒廉之賞莫知我心猶行其志斯豈非神明公忠之宰豈弟子惠之風乎若使遇堯湯之朝憂深水旱遭文景之際詔勤滋殖而或競肆饕貪不顧魚爛登朝瞰寬卹之言行野忍流亾之哭誰尸民社有靦面目哀哉古人不可望淚起枯蟻之穴九京如可作魂歸負鼈之碑按公諱

浚本貫未詳景定二年以不奉行公田爲提領劉良貴所劾其同時被罪者又有宜興宰葉愆佐其人焉其先事謝去者又有吾邑分司陳茂濂其人焉皆罕傳者因附書之蔡履元重建田公墩橋閣碑記

距邑城西北里許有田公墩兀峙中流環水四面舊建傑閣其上奉祀田公地母名稱殊不典而遠近業耕桑者祈報集焉考古者天子諸侯以下卿大夫有采地者皆立社六鄉中有州社六遂中有縣社下此百家之社二十五家之社凡以五土之神能生萬物故宜崇祀之示有土也古制之湮沒者多矣苟有其意名不妨從俗也石門蕞爾邑城僅三甲而羸山郊而野水田桑地犬牙相錯故樹藝之利田與蠶亦相埒茲墩因土建祠爲土穀之神所憑依重農寶穡於是乎在閣之上層供奉文武及斗奎三星夫亦旣富加教之意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乃歲久而通往來之木筏先圯欲復無梁由是閣漸頽廢同志諸人慮舊跡之就湮也謀更新之勸輸樂助稍廣故址絜石爲岍崇構周垣不雕不飾則易木以石樹門於上令僧人司啟闔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三十九年六月落成於十月其經營相度則周子鶴聞子永綏二人實始終其事焉經其地者見樓閣崢嶸層波迴繞而像設謹嚴儼乎田祖效其靈奎光

助其彩肅謁之餘其油然而興孝弟力田之思乎夫農桑者
民生之本計也文學者教化之先聲也衣食足而禮義生
教化行而風俗厚則斯舉也庸有合於教稼明倫之至意
若夫形家言茲墩西北二水迤邐而東當城池之衝故築
以爲鎮則余素未諸此未敢淡論也

秦瀛貞壽圖記

嘉慶元年二月桐鄉金節婦年六十距其夫之死已四十
有四年矣先是乾隆五十八年其宗鄰具節婦事實上之
有司有司以聞於

朝得

旨旂門如制及是屆節婦週甲之辰方處土薰寫松石爲圖以
壽節婦又閱一年爲嘉慶二年六月比部金君德輿持是
圖來杭州屬余爲之記節婦姓王氏適貢生金際塋金故
桐鄉著姓而際塋無兄弟不幸以察疾天時節婦年十七
無子將殉焉而節婦舅氏一疇多方慰諭之曰吾老矣如
天不絕我嗣復舉子子長而生男卽後汝汝豕婦何遽死
爲節婦乃強起視事際塋故旁生子其生母死而繼母在
節婦勸其姑爲舅氏廣置筵室遂連舉男子四女子七四
子者以報以執以垂在茲不十年其舅姑相繼歿子女皆
幼節婦佐其庶姑劉張馬鞠育之卒爲四子娶而嫁七女

其間爲舅姑及其夫辦治窀穸悉中於禮今以垂舉子元
鑑後節婦余惟節烈之行世所艷稱顧烈婦以身殉夫而
節婦者堅貞不渝往往多壽考其節同而轍則異也今夫
物之貞者莫如石而樹之壽者莫如松節婦喪其所天歷
艱屯連蹇之遭而確然不易其守草木黃落百物萎死而
凌霄之姿雖蒙犯霜雪而無改柯易葉之態處士寫是圖
而題曰貞壽此志也余故參傳體記節婦之生平如此竝
以復於比部

序

元

俞鎮盧侯德頌詩序

東平盧公來知是州時旱潦相仍浙以西米斗七十錢關
陝且七倍于此朝募能輸粟往賑則賜爵以差於是州有
甲輸粟若干爵七品乙輸粟若干爵九品州以飢民方阡
死溝壑匍匐遮公馬首告丁丑公立召甲乙等十有五人
喻之曰年饑勸分古之政也然分人以財必自近始今貿
貿然來鵠立鳶吟吾前者皆若等巷南舍北人也若等尚
能輸數千粟甦關陝民况隣里鄉黨乎十五人皆愧謝許
諾請歸轉粟于州減糴價之半以賑三日而盈四千焉公
乃括口定法裂楮畫期大口人日二升小口人日一升俾

民得什五相保計口更番以糴及期公必親坐於堂視民
易粟庭下如持左券責償無不足乃去未幾鵠立者腴鳶
吟者呼咕溝壑者甦而流逋者安厥家咸扶老攜幼稽顙
道傍遮公馬首謝公乃弭節下立撫之曰活汝等者亦汝
州粟非我粟也第當謝甲乙等我何與邪民益喜是歲恒
雨自夏五月至秋舉目一見日輒旬月汨陵谷焉閏七月
甲申復大雨連十日震風夜作州人大恐甲午公宿齋待
旦袖香之浮屠寺露蒙拜伏中庭禱于天風雨立止州社
在道宮南叢棘中門無側堂典祀時舉天雨人無所於宿
公除道封壇新其門翼齋室以衛之延祐中浙漕用會口
食鹽筴州戶爲口三十五萬九千九百有一歲食鹽爲引
八千四百六十有三輸鈔爲錠三萬八百有二歲旣荐饑
民方絕粒不能獨食鹽負鏹視他歲尤夥漕司急取盈焉
公爲移楮富僧大家視力等差均買以輸且建議轉白大
府乞體聖天子恤河北詔責諸商賈無派吾民而民未之
知也若乃公明馭吏而蔽欺絕焉平易治民而壅塞決焉
簡訟恤刑而德化宣焉崇儒興學而風俗淳焉蓋不二月
而網舉目張矣由是州之民愛公如父母敬公如神明感
公之德無窮服公之才有餘或贈之詩或紀之書或謠於
郊或歌於途謂陞州以來見未之見而公聞之以爲此特

常職之萬一夫何足以盡吾區區也予失怙讀禮苦塊中
不可以頌然幸邦大夫賢無橫征科以窘吾廬無悍吏卒
以騷吾鄉使吾負土以葬吾親耕田力學以教吾子孫生
養死葬而無憾不知所自邪予將原始以爲公美要終以
爲公勉故不頌而采其出於學校縉紳之林者爲叙列之
以俟觀人風者採焉食者民之命也故勸粟先之得民則
得天矣故禱晴次之社稷舉則食不闕矣故修社次之賦
斂均則力不絀矣故理鹽次之吏或失馭則權下移矣民
或可遠則中不孚矣故馭吏近民次之訟或不簡則不能
無訟矣刑或不恤則不能無刑矣故簡訟恤刑又次之儒
不知崇則忘道矣學不知興則無教矣旣富而教政之治
終備矣故崇儒興學終之是則敘詩之義也

明

貝瓊送嘉興知事兩齋徐公上淮安推官序

治天下之事非一而事莫重於司刑唐胡元禮爲少卿欲
殺一囚司丞李日知以爲不可元禮曰吾不離刑曹此囚
必無生理日知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死法當是時其
事之曲直固不可辨而君子以爲元禮之嚴不如日知之
恕焉吾從而攷之舜典自象刑至於流贖各有一定之法
而繼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則司刑者當以恕爲本不

可以嚴爲事蓋恕者德恒勝法嚴者法恒勝德德恒勝法則無心於用刑無心於用刑者惟聽人之所犯法從而輕重之雖殺之而無怨法恒勝德則有心於用刑有心於用刑者必以刑加人而不得其當者眾矣此胡李二公皆以至公行之而優劣之判不啻霄壤如此世之刑官宜有所擇而處之乎洪武四年春正月二衢徐公雨齋由嘉興府知事陞淮安推官實材選也余聞之喜而不寐蓋雨齋讀書而通律其掌簿書四年上下稱其文而無害則今專用刑之寄必能日知之恕而無元禮之嚴可以上副明天子恤刑之意而淮安小大之獄知其無冤矣其行也邑之大夫士咸賦詩以餞之屬余爲之序於是乎書

送石仲明序

嘉興尹秦郵石侯仲明之代也三吳之士莫不悵然而憾與山墟海聚之氓雖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駭焉非特秀之一邑也及其守崑山也則其士又躍然而喜山墟海聚之氓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信也非特一州也吁仲明何以致是耶夫民之利病繫其守令之得失天下之廣環百里而爲邑者非一求令之賢者不數人環千里而爲郡者非一求守之賢者不數人令而賢則利及于百里守而賢則利及于千里故能安生樂業于遐陬僻壤大

山長谷之中否則爲病奚啻蛇虎之毒哉守令之賢者不數人其德之難也如此故日夜冀其父母于我也若歲焉使一朝以無罪去則是終不得賢守令以父母于我而民之窮且死者欲其脫蛇虎之毒無時矣仲明之爲人子雖不獲接而攷其所施卽三吳之士與民稱之者若符之合其賢可知已嗟乎有國者務仁其民爲簡守令而牧之恒病不得其人得其人而使不能行其志又豈務仁其民之心乎此余以毀譽進退數易不安爲今日惜而幸仲明由秀而升崑山也秀爲余鄉侯之均賦興學于歲月間其父兄子弟蒙其利者深矣其行也必推其施于秀者施于崑山可知已然不能不爲秀之父兄子弟惜焉王君宏道者與余言侯之賢且求文以道其行故書其說蓋不獨爲守令之勸而爲天下守令之警侯名光著由寶泉庫提舉四轉而爲今職云

楊述送大尹田公考績序

浙有郡十一而嘉興爲大舊統屬縣三宣德中大理卿胡公奉敕巡撫東南以地大民眾賦稅夥繁難于剗理請諸朝分嘉興一縣爲三崇德海鹽爲二而桐鄉則崇德之分地也當分縣時若官吏率背公徇私凡富庶之里膏腴之田悉爲崇德有而桐鄉之所治多貧民所徵多逋賦爲令

者難其人正統辛酉內江田公德潤以太學生來尹是邑始下車問所疾苦前政有不宜于民者立更之鋤奸抑強植弱扶善居三載貧民遂有生之樂逋賦無後期之愆方將奏績天曹適以外艱去任瀕行垂髻戴白之人扶老攜幼挽其舟不得去已而闔邑父老連署姓名詣郡乞畱郡上事于藩臬轉而上聞廷議僉曰教民以孝縣令職也太平之世奪情豈令典哉事遂寢公既去繼之者多非才民愈思之不置候公釋禫之京復申前請益力聖天子順民所欲俾再治桐鄉民既得公嬉嬉然如赤子之依慈母公亦視民如子而疾痛疴癢若切于身又三年政以平訟以理簿書雜沓軍務紛紜而公處之若無事焉凡若是者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由其存心以恕出令惟公故百里之民陰受其福有莫知其誰之爲而爲之者矣當六載報政趨朝司訓儲君偕庠友孔程皆踵門求贈言予辱公愛厚知公久且深雖不請固所願也方今皇上奉天子民慎擇守令而寄以民社凡有循良之政者率不次用之矧公之才德爲浙東西縣令最郡守知之藩臬大臣知之天官少宰知之者乎魯子敬謂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予于公亦云

王世貞桐鄉馮節母詩序

故茂才馮公之與張太夫人訣也實手之曰而殉我身乎
乃殉我心微而孰與代吾之爲子若父也蓋馮公訣而太
夫人隕越不欲全也旣而曰有成言矣爲死者死則可爲
生者生則可吾不忍於馮氏之生者也於是馮公之父母
老矣有一子今大夫致僅三齡而其一子敏在腹太夫人
出而哭於堂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子也入而哭
於室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父也甫輟哭益日夜
拮据治生而盡斥其生之餘以奉公父母卽斥奉父母之
餘以資大夫及所謂遺腹者咸就外傳業文事彬彬有成
矣馮公之父歿其母朱獨存老而甘太夫人之養忘乎孤
且獨也大夫之兄弟幼而其義方之訓忘乎孤也今上隆
慶之二年大夫成進士矣而會有詔旌天下之婦而節烈
者大夫上書闕下言狀有司覆覈無異上曰俞旌其門節
婦如故事大夫繇進士得吾蘇之太倉比二千石太夫人
不以子貴而用節婦稱來就養業已六袞大夫謀所以觴
太夫人者進之太夫人卻不御曰家不幸而使我有此名
卽吾觴如若父何固進之乃請以觴公母曰所不卽下從
公者以姑在姑幸健善七箸是姑授我年也始一醕卽以
醕大夫曰所不卽下從公者以若兄弟在若幸而有成立
輝赫其家而聲大之是若授我年也雖然若何以報我則

又曰毋以我爲也天子過采若言而以旌我我何以報若也精白一心而事之毋使若愧於爲我子州之民若赤子也爲我所以撫若者而撫之毋使我憾於爲若母於我足矣大夫再拜曰請受教於是州之薦紳士沐大夫澤而高太夫人者合詩以頌屬世貞序其事

范言贈少尹鄒東賓序

嘉郡平原無野一望如掌無高山疊嶂爲之阻限一旦有不逞之徒操挺揭竿得以肆行無忌散漫潰決而不可制防禦之具識者慮焉而惜材者莫之舉也未幾海寇憑陵勾引深入其來自海鹽者犯吾南境自乍浦平湖者犯我

東境自蘇松及杭湖還者犯我北境膏血塗草野煨燼積闐闐俘虜剽掠至不可算郊關之民靡有甯止良有司悽然悲惕然而有傲也曰郊關獨非天子之愛民耶何至此極也于是有敵樓之議聞之巡撫諸公皆報可于是僉憲方湖王公實總督其事簡屬分理而錢塘尉鄒東濱則有事南境至則揣高低度厚薄計徒庸量工程約餼廩其磚石竹木之需出納惟謹不苛于猛不緩于縱民樂趨之不踰時先他境竣事樓爲三層高五丈廣倍之厚及半而差其井竈牀廁之備垛堞梯磴之周旋弓弩鎗礮之頓置莫不委曲安妥觀者嘖嘖東濱將歸錢塘諸同事者請贈言

於范子范子曰嗟乎官不在崇卑惟其賢事不在鉅細惟其才昔白居易尉盩厔師德尉江都竟以顯名登樞要陳平宰社胙張湯訊鼠獄人占其大志後竟如左券亦奚必官之崇事之具哉敵樓鎮一方爲兆姓保障非區區胙鼠比而白之詞華婁之德望吾竊于東濱望之且干戈衝斥郡邑騷動九重方切側席之思使賢且才得如東濱者數輩布列上下何功不就何事不成而東顧之憂且藉以少釋矣吾獨怪夫暴者以繫搏貪者以乾沒而吾民如之何其不困且憊也故于敵樓之立東濱之行諸同事者之請而重有感焉

黃洪憲郡守黃毅庵海塘奏功序

今皇帝五年天下吏當朝正月浙撫臣奏嘉郡海塘工鉅請畱李太守董成率報聞罷而李公因中蜚語徙守梧鄉大夫集都下者相視而嘻曰縣官不念海菑耶何爲徙李公李公去而天官推擇可者以毅庵黃公名上制曰可鄉大夫拊髀爵躍慶太守得人復相與諗公曰倣郡介在東表往遭兵燹仍以水旱物力詘而民阡于危亡賴聖朝德澤賢有司先後噢咻之郡稍安堵今不幸懼海菑蕭然煩費士民思見明府如百穀之仰膏雨焉願明府自愛黃公獵纓而語曰唯唯否否竊聞之災由人興故五行志曰奢

侈逆祀厥災水又曰政令失時誅罰絕理厥水流入國邑
夫政之溺民甚于海故曰防民甚于防川吾不及目擊海
患願圖所以固吾防者鄉大夫稽首曰幸甚于是明府蒞
嘉約已裕民敦道範俗其爲政要在禁煩文省浮費崇教
化之實每月朔羣子弟讀法曉諭馴之俗用少變蓋自吾
奉使而歸也見鄉士大夫宴有常品少年多逸逸禮讓銚
鐸利而倡優拙鳴桴稀于道庶幾哉凜凜向化矣人謂公
下車以來天無颶風海無怒濤公亦時調錢穀嚴勾稽以
助隄繇故不踰時而塘工告成東南永賴督撫奏功狀上
晉秩錫金有差而公首膺寵錫諸屬邑令徵余言爲賀余
故述其治行所爲弭患防災者當不在經營畚鍤之科也
昔成周盛時道隆化洽越裳氏重譯而至曰中國有聖人
海不揚波今天子冲聖方隆成周之業得長厚如公者破
觚斲雕順流與民更始將風移俗易海晏河清兆民亟蒙
祉福何論嘉郡頃天曹業已奏最有如一日降璽書召公
入朝問何以治海邦公惟曰聖德日隆海波永且不揚臣
何功之有顧毋效渤海太守曰此下里黃生言也

屠應竣吳浙水政圖志序

屠應竣曰予觀游燕薊究豫之間見中原之水河爲宗然
其墮斷寘滅此殆有天意非人力所能制也江淮之南吳

越之間三江五湖表裏襟帶沃壤斥原彌望而有其他陂山通道股引停蓄河渠之數以億萬計也此皆有人力浚防水旱之備焉而地濱在東海夾障之費歲數千萬卽稍稍侵決吏不時緝輒有溢溢湛溺反壤之危又漁艘海賈往來其間小則剽竊甚則交東夷爲中國患故國制以憲臣總江南十五郡水政職專而理劇視他僚重倍也天子臨馭之十二年詔有司若曰夫財用所以經國也水泉浸漑所以生五穀也比者東南數郡旱澇失序貨源堙沈而租挈甲他郡元元流移朕憫然無甯慮其令有司務舉才馬以行水懋利毋循故常于是銓曹具浙憲僉朱公專督

其政公旣至則行視諸山川形勢財用長久之宜物土均野博議利害哀爲圖志則間以示竣中覽而歎曰嗟乎甚哉水之爲利害也禹之平揚州也厥田下下今田租乃當天下十九軍國取給焉豈非工力底緝積勤勞之漸哉夫爲政者始未嘗不勅而後稍弛靡也明興以來東南經理之臣夏忠靖周文襄其最矣楊廷獻之于鹽城民猶戴焉而今之興利者苟浚民以給賦至言水政則曼視而哂耳是何異索夏冰而榮槁木也于國家何賴哉夫淪源厥流深注時泄增埤益障三者水政之綱也是故揆川澤之原量輸納之宜順水性之所奔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所以

慮始也原隰殊勢山壤別任深溝浚洫瀦瀉無壅旱不淤絕水不爲敗所以導利也江南之地土疏水溢衝決爲患畝澮之間陂岸故設因頽舉廢倍薄就堅使左右游波迫而不得入至于捍海之役無取具文歲徵楫石以漸集事不爲奸吏豪猾之所侵牟所以豫患也三者事便而易循民悅而永安勢無格弗行也而有司或怠弗事非執憲之臣臨振之于其上而以歲責功蔑有濟矣夫朱公天子之所簡而使也予習與之遊又何其彊毅不反君子也迺圖志之作辯原委具經畧論周而慮遠三者詳焉吳浙之利其將有興乎其將有與乎予故有竣焉而并望於後之司

水政者嘉靖十三年冬十一月朔翰林院修撰邑人屠應竣序

黃獻可嘉興縣水利圖志序

案嘉興舊爲吳越分境無高山大川環邑平時沃壤水道縱橫爲渚爲湖爲河爲塘曠者爲蕩支者爲渠其迂入爲港號曰澤國縈紆周迴有古井田溝遂之形制水發源自天目西來而入北抵于太湖東及平湖海鹽之流會入于松江直注于大泖野平水多岐流無奔潰激突之驟灌溉利之國家疆理底定是地爲東南財賦邑是故無閒原曠土民耕播維勤修防捍築維時河堰圩岸悉維舊疏導漑

沃各因其利是故無廢壤全吳水勢近太湖者有瀾漫停蓄之患近潮海者有隄防不支之虞嘉興距吳門松江各百餘里當數邑之中據東北之支流非衝瀉要害地也田高下去水近旱澇及之可桔樑而給也是故其患差少而疏治差易焉邑所轄爲都區二十有八田七千九百頃一十四畝九分二釐七毫而河塘蕩港什田之二三云嘉靖十三年九月知縣黃獻可撰

錢夢得甯輯石門市民序

吾邑接壤而近者爲禦兒之石門一日諸父老踴躍嚮余曰盍爲吾一方頌侯德乎余曰靳侯德翔爾邑將一邑尸祝之而一方何居父老曰請先以一方爲一邑頌我邑之有侯也造士我文翁也平反獄我于公也巡行問疾苦我召伯也乃若均徭役緩催科裁夫甲令不擾戢隸胥令不敢玩標先賢達之遺跡令世有典刑諸惠政未易更僕數吾一邑實尸祝之無甯茲一方雖然吾一方獨倍有感也石門故商賈藪也土著流民錯而居隣壤髡黥之餘往往匿名托傭工作于其間久之羣聚驕橫大爲鄉井蠹一夫怒呼千百攘臂市白晝而攫之金莫敢誰何近且滋無狀捲楊氏之廬威斃其婦吾民方惴惴焉竊羣而嘆曰嘻異哉邑已有神君卽虎若宜渡卽鱷若宜馴何物么磨而猶

公行也幸而聞于侯侯既憫且震而霆擊之殲渠魁諸脇
從俱褫魄喪膽去吾儕小人乃始帖席式歌且舞侯之德
吾一方獨倍有感請先一邑以徼惠于天祈侯萬年盡爲
吾一方頌侯德乎余踴躍曰有是哉宜誦東里大夫之撫
鄭民也實維紀綱而槩之曰惠人莠不芟則嘉種不殖侯
其眾人之母哉一方之頌一邑之頌也無甯茲一邑天子
修漢故事褒卓異行且下璽書超擢將海內尸祝之自爾
一邑始矣父老復踴躍嚮余曰允善頌于是率子弟暨商
賈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舉手加額而爲之禱曰願世世食
侯之恩願世世受天之寵萬厯戊申歲孟冬日

許相卿贈倪公在先生榮擢序

正德十三年春詔起前禮科給事中今嘉善丞倪公之任
邱縣嘉善人士相與惜之弗已又相與畱之弗得相議乞
言贈之而使來謁予今夫天下仕者近于君惟諫官近于
民惟縣令丞令之佐也故昔人論道易行者曰宰相曰諫
官余則曰縣令宰相以道諫官以言縣令以政政道之迹
也言道之文也亦道爾矣且夫政行于一邑而推之一郡
猶是也擴之一方猶是也達之天下亦猶是也故能爲縣
斯可以爲天下矣公以天子諍臣謫丞遠鄙能不卑其官
以其未盡于言者施之政盛氣銳志職丞而當令之任興

革損益修舉抑揚仆植之宜悉若民志至于建書院而興
文教修水利而惠農民庶幾乎有漢吏敦本之風焉宜嘉
善之民感之頌之之不能已也持是而往任邱昔佐行者
今則專行之繼將太行之公其益勵厥志益慎厥政也哉
況夫任邱水旱師旅之後凋羸蠱蠹之民邇當畿輔而以
沃衍名諸賦百役倍于前地材物力才半南服民何以堪
命乘以豪右并兼之徒媚謁而悍撓以瘠其鄉以肥其家
者武屬于庭也尙其堅持而力拯之無惕于威無恤于怨
甯病吾官與病吾身而不忍病吾民也庶其有瘳乎夫朝
廷之于四方猶心腹四肢也病內虛者必慎外感公姑爲
之慎于外也哉腹心之憂當有任其責者

朱大啟陳貳郡條議序

夫民以衛社稷兵以衛民自古議字民詰兵者豈易更僕
數而若令若軍司馬其于兵民最親于以關治平尤最鉅
乃功令日急而民生日促兵氣日驕民之思亂者且將弄
兵潢池彼朽鈍安所用不一厭意又脫巾輒呼以爲吾民
梗有司莫可誰何噫其甚矣蓋能議者未必能任卽任矣
或阿徇上官以爲名未必嘔血誠冒嫌怨以爲實也西陽
陳君治清豐再閱歲多惠政公府凜神明其狎于民若嬰
孺之就哺當事者以爲能移貳吾郡吾禾故瀕海水陸兵

碁布沿海共四千餘人歲糜餉數萬有奇大都把哨而上
遞爲侵削士卒相習爲賊情非一朝夕已逮陳君爲政悉
以其狀上赫然振之旌旗頓易夙蠹一清海上庶幾稱有
備會二三不逞爲茗上賊所誘將有變竟搜捕盡得罪人
地方安堵人咸頌軍司馬振刷功已而讀條議并得其所
以治清豐者鴻石犁舉確不可奪乃知陳君先行其言非
胸中素有定畫豈隨試輒效如此清豐諸治狀不具論卽
如其地不可水田輒移檄力爭以罷使其稍喜事好名或
徇上官指姑試之驛騷井里貽害有不可言者惟其實意
爲民民安其業平原自無造福孔多陳君能以無事治民
而以有事治兵各有攸當已陳君爲人直亮有特操遇事
必辦一片真實心任之署郡時適督學下檄校諸士一人
窮日夜力毛析而絲分之類異畢拔寒峻罔遺又人人稱
快以爲陳君非徒能治兵也又能治士總之以實心任事
治民民安治兵兵肅治士士服非可以口舌得也衛民以
衛社稷終將賴之指日且拭目下璽書召君矣

郡司馬晏季復署秀邑得代序

吾秀水爲浙西巖邑曩令是邑者鮮不銓瑣選官無虧賦
民多樂生數年來邑胥侵賦輒鉅萬計大司農責逋檄如
雨上官及他司隸省郡奉文守催吏趾相錯會舊登撫濫

出官帑錢勘償其家家籍盡傾不償百之一逮若族姻戚中人無完膚不償百之二檄責嚴急則虛報數千金塞責實烏有于是邑長令日攢眉束手仰屋而歎會艱去更難署者郡之佐暨他邑令畏避署檄若螫毒當是時軍司馬晏公下車甫旬日僉議屬之慨然曰臣子安所避難吾辭誰當署者單車入邑邑胥吏故踉蹌跛倚以嘗公公陽不知明日坐堂皇摘其素黠而驚者大創之左右股栗治文書猾胥舞故智更顛倒急緩以嘗公公一一立剖姦利狀又大創之蓋相顧懾服不敢謾故事交盤冊詳載已未徵賦若干公閱庫如洗冊具文而已無所載僅藉日徵而句

校之乃得解給盈縮之數而以次繩之火耗既絕比勘更精經承無所上下其手有應給庫金數百緡胥隱匿不出公廉得狀低首盡入官抵法積逋金花上供五千餘金太守坐罰不得奏最議者擬以見金代解公遲不報一日立呼承胥書所逋戶約曰如開不以實必任償而置之法悉責認狀而獄之亟令丞若簿分任徵前逋遂不那而解出入公帑一錢必手自識日辰不違暇食夜乙輒至丙口血咯下不可忍也于是邑中錢穀頓異舊觀公私急需無不立辦諸守催吏亦漸漸引去矣若夫兩造盈庭就讞立剖濡毫灑灑各數十百言庭訟人人無不厭意扣額謂府君

實揭我肺肝多解去不復科罪成讞牘或搆細忿輒溫諭
息爭卽事有掣肘必引經以斷不少徇先是登撫案轉相
援告追捕紛出見告者家立破僅以飽追捕者腹爲脫免
計而饒有力者窩多金不可問不得入官帑一錢公洞鑿
夙蠹不復遣一役往捕有挾詐上首者卽令首人呼愬情
實悉條上開釋不株連無辜一人而向所黃脫者竟伏法
吐萬餘金凡應輸者亦洗心樂輸惟恐後待青衿有禮而
以非分干雖簧巧不爲動頃奉檄刻期試儒童以文面質
者公爲明析題義間有改竄試之日而閱幾半覆試人各
一題以杜替倩之弊不數日竣事情法兩盡士心翕歸俄

而新尹至公得代士大夫聚而頌于室曰吾輩所覩記近
邑長吏之賢潔躬焦心不遺餘力能差肩晏公者幾何人
父老子弟復聚而謀于野曰吾儕所身被近邑長吏之賢
真心而造民命精心而悉民隱能差肩吾晏公者幾何人
卽通邑吏胥亦矜不瞿然自訟曰晏公秉法綜覈府庫仍
歸之府庫吏胥仍歸之吏胥庶不以吾糜公賦以公賦糜
身家公實生我誰其嗣之若人人恨公署邑之晚而還郡
之速也余稽昔人謂處以治中別駕之任庶可展其驥足
其治中隋改爲司馬卽今郡同也然地節五鳳間所謂循
吏者艷稱潁川渤海亦多以丞尉佐郡何寥寥寡所稱述

獨黃霸內敏溫良爲丞處議當于法太守甚任之及隋敬
肅非躬詣東都則心如鐵石之狀未必上聞當之而後世
之佐郡者率以綰符握篆而顯豈壓于長吏不獲盡聘其
材用見其底裏乎而以治中別駕署篆者又往往傳舍厥
官一切興釐遇難輒罷能聘材用罄底裏者亦不數數見
則豈官之負人也哉晏公家世篤于道誼以循良著稱者
指不勝屈余司李江右素已欽其風尙起家粵西州守有
異蹟余典選得之以高第借寇郡司馬乃署我邑于極難
措手之日不三月而大治能深得士民之意懇惻若是霸
肅不足專美于前矣以是爲良二千石則潁川渤海之譽
舍公其誰天子且璽書褒公召入爲公卿如漢故事吾郡
邑遺澤在人尸祝永不磨也耶其以余今日之言爲券
李日華兵憲蔡公浙西憲牘序

浙以西苕禾二郡皆澤國也受天日諸谿谷水縵地漫流
紆折以達江海以故便耕畝而通航販一時走集遂日爲
殷蕃然婦子終歲力作僅足支常賦性又柔愿隸卒虎冠
以虛聲恫喝之即便委命在苻之雄處處可出亦處處可
沒崇禎辛壬間有兇渠一人白晝橫行都市跡捕者不敢
問事連省直上軫宸慮環海扞捩狃平而玩閩粵之警與
之脣齒白羽交馳閩閩震悚迨癸酉秋冬官民交懼幾於

莫可誰何矣廷議謂須卓品真才文武兼濟緩急可倚者往鎮而消之於是怡雲蔡公由豫章學憲晉秩浙藩秉憲節以臨禾郡公昔司理於杭浙西利弊靡不燭照又公家姑胥農田水利江海禦防無不與此地共之既得命公慨然登車有永奠我一方意矣及蒞事韻度殊蕭然而意念深穆日進郡邑大夫與之陳心論道因而與商地方事宜則指畫井井期于宿垢盡滌頽綱悉整氣和旨嚴卽深中士大夫之隱弗顧也郡邑大夫承之靡不懼然心佩者已又進職戎者司警者暨諸材官將士廷羅而申飭之期於疏玩必繩紕隙必杜而又激昂以開功名之路諸將士

靡不人人思奮者故事監司體尊所釐舉文具行不稍一督之不復甚措意以故多在行不行間公所條畫不需胥手皆自運之事必洞其源飭其歸不徒力任督而亦力任行有所費則蠲贖蠲俸百端補湊令下若虛炊有所忤不便於豪者亦必力任之如海耀之闌出役兵之曠伍夷謀之窩住皆公瞠目而行之者也顧機事之密有不容播之文告形之意色者公寸心自窺沉慮審括指縱既定而一旦捷得之如公之擒兇渠屠阿丑不遺一矢不糜斗粟一壯夫縛之麾下質佐明確磔之以謝人心之積憤以消諸郡國不可知之隱憂以紓廟堂南顧之患勲亦鉅矣機亦

神矣公不自矜炫卽諸功賞自捐帑酬之不以煩上下公
戡定綏輯之畧亦可窺一斑矣劇寇旣夷海氛稍靖公又
按行域中知此中形勢以水爲控扼頗采余舊議於繞城
水會三塢白蓮等處建大柵九座以遏賊艘又建陸路城
內外港柵二十五座以禁小偷所費不貲咸公自營厝與
嘉邑張令君鳳翥捐助乃百年鞏固之良策也公又手畫
鄉約保甲事宜將倡率行之以逆折奸萌釀美風俗會一
時令長入覲稍徐之而公罹太夫人之憂奉旒旒而行矣
公之心精注于政事政事行于憲令人得奉而行之是公
之福我無窮也於是各屬盡彙公牘梓行之而委敘於不
佞以不佞頗辱公知或能言其一二也

國朝

朱彝尊太守佟公述德詩序

嘉興在吳越號開元府更爲秀州者百餘年宋慶元中卒
升爲府以地則海環其東南具區浸其西北受苕霅諸水
分注百川陸有蠶桑麻麥稭稻之利水有菱藕魚蟹之租
行者乘船戶外居者織機宵中蓋終歲勤動而忘其勞也
鄉之大夫士好讀書雖三家之邨必儲經籍恥爲胥吏罕
習武事其俗少險狡訟者始躁而終柔有辜恩而不滋怨
毒故易與爲治今也不然游民薄夫農胥吏榮于大夫士

武人雜之子衿比邱尼多於蠶織婦僑居者奪土著之利
僕訐其主女懟其夫婚姻非其耦且也奇贏之利不逮吳
閩十之二三而畝稅幾與相埒冠婚喪祭燕享效其靡麗
惟恐不及民貧而奢苟非課農桑以足本富崇學校以明
禮教將見風俗日敝而莫之救已以言為治之要不其難
哉潘陽佟公來守斯土化民以誠不亟亟於市德而在於
下者帖然如赤子之依慈父母焉會上丁釋奠於庠公親
詣廟下齋宿五鼓既畢衣朝衣正冠束帶樂備升階執爵
奉帛於先師而教授錢塘屠君率弟子駿奔襄事裸酒割
牲祇祇肅肅數十年所未覩也而又進諸生童子試之拔

其尤者資以奉錢蠶月舍於郊勸民織農月造於野勸民
耕勤者勞以酒脯公之重民也至矣夫農桑國之本計本
計修而佐以魚鹽果蔬則民可使富學校者士習所出土
習端而下及百工商賈則俗可使移奢示之以儉儉示之
以禮然則公之為政其知所先務者與於是與人之頌公
者連章累牘屠君會粹其詩成若干卷鏤板傳之請予為
序予聞古之為治者歷三年而政成惟仲尼有以自信謂
期月而可然其用魯魯人鷺誦之至云投之無戾若是其
不易也公下車甫九月爾而邦人之述德者千舌一口言
者心之聲此非可以力致者也詩言之矣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序以爲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也良二千石其治天下者也公其始基之矣由是而政教日明則邦家之光由是而言之不足長君之則德音不已將太平之基上以贊

天子之治自我公始予舊史氏也願操邦國之志特書之

鮑鈇嘉興郡解梅花詩序

梅植于郡解以爲梅之遭乎否也梅品高潔不夭治與桃李爭妍宜托根于山之坳水之裔充野夫園林籬徑之觀斯不妨其性也以爲非梅之遭乎則又否否當繁英早動物序標先假無幫屐之寵游酒茗之矜賞何足以償三冬蘊蓄暢厥敷榮也蓋栽之培之者所以重其品詠之歌之者所以揚其芬懽娛者藉以蕩情志清寂者假之博興趣梅之遭固自有在詩人其所倚重者乎在昔梅之咏於詩自三百篇以來稱盡致矣其最著者惟水曹東閣處士孤山何遜以高韻流聲林逋以雅音擅勝此官梅野梅之區別其人其地之相遭也今嘉禾郡解公堂之兩墀列梅森然胥吏跡于前供帳施于側花時州人士女喧囂襍遯俗塵坳起原夫種植之初乃前守山右閣公之所憇芟至今思人愛樹流連不絕意爲一城遊集地若綺思妍唱爲之洗穢則甘棠亦幾可翦伐矣太史諸草廬先生翰苑之幽

人詞場之名宿也里居暇日首賦二絕句一時傳唱三吳
繼聲屬和哀然盈帙太史不欲遺余名編次以待第余自
領嘉興首邑握衣束帶常時趨走梅所每以不勝折腰為
嘆邊復巡檐索笑為且素不多勤損為詩而又不忍拂太
史意今卷中所錄余作乃一一鶴聲飛上天句也故太史
亦不必強余作乃獨以序屬之余於是作郡解梅花詩序
雲中鮑鈇

錢陳羣圩岍樂成詩序

嘉善去郡城三十里而近余歸田後往來其地熟聞邑大
夫梁侯之賢蓋侯以名孝廉來令此邑積于今六年矣豈

弟明允民安其政而尤以敦崇本計董勸有方為課最先
大都浙西三郡嘉禾地苦卑下善邑又處郡之下委東接
三泖北逼震澤每春漲秋霖水不歸其壑則流溢阡陌間
圩田受其害方春農事未興地方大吏檄下有司督民加
築圩岍預為之防然徂因循而憚興作閭閻視為具文久
矣維侯擘畫于數年之前經營于農隙之候顛眾矢言往
來相勸俾數百圩之圍岸不市月而工竣而又教民種植
以期鞏固刊定規條以垂久遠從此田盡可耕潦不為害
宜乎邑之人士同聲歌咏以道其美也詩既多謀付梓請
余弁其首余維侯之興利惠民慮周務切誠足以希古循

嘉興府志 卷之十一
良之治而嘉郡七邑下隰之地所在多有尤宜倣其法以行之若乃邑中風雅能推述侯意以傳無窮其于歌謠之義抑尤有當歟故不辭而爲之序

錢臻程氏義莊序

余歷官三十餘載仰見我

國家周道親親教民敦本睦族者至深且遠吾郡各屬仰體聖天子訓俗型方之意置田贍族不一其人休哉是非興仁之大效哉然往往以出息之有限致規畫之難周未有如我程素莽觀察之法良意美者觀察以族中生齒日繁成先人未成之志建立祠宇捐置義田一千五百畝有奇式法一如吳郡范氏請之有司申之大吏

奏章榮列志乘光昭其必繇遠而弗替者實爲邇年同郡善舉之冠考范氏之後有若吳奎何執中向子譚余晦等俱有是舉詳見宋史列傳而世皆莫知獨范氏縣延至今譽滿人口匪特創始之難亦由文正之法良意美得與一生之功德竝傳也觀察雖未大用於世而能承先啟後誼篤本支如此將見後之繼美者亦如范氏之忠厚傳家越數百年子孫守法如舊無不齒於庠序之事貧者猶賴以養豈非旣富方穀流澤孔長與且觀察又於本邑義學捐田五百餘畝以資寒士膏火之需樂善好施福田彌廣洪範

以好德居五福之一大易以餘慶爲積善之徵以天道論
之其食報又安可量哉觀察與余族孫衡卿爲葭莩之好
介衡卿句余序之後之覽斯文者孝弟之心桑梓之情皆
可以油然而生矣

魏攀龍平林義學序

濂溪子周子云師道立則善人多唐虞三代之盛稱黎獻
頌時雍端由以養以教之有素耳國學大學正教之鄉學
鄉大夫頒吏教之凡族黨里閭莫不有學此民日遷善而
鄉鄰風俗之美也子周子裔孫曰商尊居鄉食貧識超而
願大見夫鄉隅貧窶者流幼則無力從師一丁不識長而

罔知禮法犯義千名心甚愍焉誓建義學養而教之道經
年廣募汔無一遇甚且焚香告天效趙清獻故事雖至餐
風沐雨百折不回其所以爲教養計者亦至矣癸亥秋天
作之合有朱伍二君先容于湯君紹岐卽首助重貲并邀
袁在山張錦淵諸同志爲眾擎之舉度地鳩工延師授粲
予曾信宿修道齋不第外觀輪奐而且學徒百人書聲溢
戶外皆循循規架歲科試近更有采芹者此雖非一木之
支然歷盡艱難在周君洵能遵祖訓以立師道而湯袁張
諸君合捐經費田畝功亦不淺凡在鄉曲能倣而行之將
見戶習詩書人知禮教善人香集歌詠太平

聖朝舉行超拔流俗巍科平林諸善士應運而興起不與唐
先天中杜昱賈登輩後先輝映乎哉

吳璫當湖五事紀畧序

爲善之難創之固難傳而行之者亦難世有惑於報應之
說從而奔走附和之則其嚮善之心先薄而其行善之心
必不堅惟天性仁厚常充不忍之心而又宅衷恬澹見有
利人和物不見所爲利己也乃能積德累行而其事可法
可傳矣當湖風土淳美搢紳士夫樂善好施由來舊矣而
邑令之賢者往往爲之倡立義舉凡興學育才仁民愛物
之規粲然俱備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則所以董其事者尤

不可不得其人吾鄉黃封翁菊坪好善之士也憶自甲寅
歲不辭遠道訪余梁園商所以修葺文廟經費余爲捐俸
緡并爲之記其畧已菊坪繼迺捐貲創設思源義塾以補
社學之闕復偕同里諸君公捐永安局修復馮陸兩氏放
生湖贊成普濟堂以紓惇獨之哀盡心竭力擘畫周詳策
成當湖五事紀畧一書計垂久遠焉今值余引疾家居攜
編問序余惟甲寅迄今且三十稔矣余氣體羸弱而菊坪
五年以長神明不衰其子若孫俱筮仕南河勛以奮勉圖
報仍獨居鄉里前後數十年孳孳爲善今且老而彌堅知
其嚮善之心不薄也而書中綱舉目張則皆出之仁厚之

性恬澹之衷其為利人利物而絕無利己之意亦槩可見已然則五事叔之難傳而行之亦難惟賴司事諸君及菊坪後人勉經營永行勿替有厚望焉

徐鏞謝孝子傳序

余守禾中聞謝孝子之名心嚮往之詢於耆老悉無所聞意必其人能人之所難能不然何稱頌之多也惜未見其事實其詳不可得聞焉明年冬其孫丕勳持郭君麀沈君維鏞黃君安濤所作傳誌乞序於余余曰孝子之名已旌於朝而祠於鄉矣奚待余之表揚哉且三君既有傳與誌孝子之行亦詳言之矣余又何言哉獨念孝者人之庸

行何謝君多出於非常之變也豈天故阨之以成其孝歟人情所懼者莫如死如其視親之死不甚於己之死安往不形其可懼當孝子之投水赴火搏虎也豈有入水不濡入火不然與夫暴虎之技哉蓋誠動則情迫情迫則志專志專則氣壯此即捐軀而無所濟孝子已不朽矣况猶有鬼神必呵護之詎忍違孝子之心遺人世無窮之憾耶夫能處變者誠篤皆積於平時非於倉卒中方見其孝也不幸於倉卒見其孝孝子之心所不忍焉凡為人子當師其處常無徒重其處變然觀其處變者若此而處常者不愈當自勉耶是為之序



無卦重其蓋也然則其變也香得此而靈澤膏不愈
幸於自卒良其幸未午之小刑不惡無凡與人千微細其
指致變香類無得斷於平却非於自卒中式見其幸也
象輔及而驚之雷恐微幸午之小數人毋無澤之變即失
志專則尿排也即即即而無想即幸午日不西矣張龍首
入火不燃與夫暴烈之并始蓋漏龍限薄故謂既限志專
不進其何繼當幸午之對水特火附烈也豈肯人亦不歸
入計復歸香良成我收其歸時忘其不其然日之我必封
行所處作也出也非常之變也後天始則之以知其變也

